

## 写在散文的边上

■ 费虹

时光荏苒,两年前六盘水师范学院举办了六盘水小说创作研讨会,两年后的今天,六盘水散文创作研讨会又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的焦点是散文,而散文是六盘水创作的一道耀眼的风景。六盘水的散文,在贵州乃至西南地区,是可以大书一笔的,这支散文作家队伍,或从事专业创作,或业余时间耕耘散文园地,他们的散文注目历史文化,聚焦民族风情,关注扶贫攻坚,凝视市井生活,倾诉内心衷曲,题材丰富而风格纷呈,大篇幅不乏巍峨沉雄的气象,小文章亦有风神隽永的韵味,其中尤以吴学良、王鹏翔等人的散文成就为高。

吴学良多年致力于对贵州特别是六盘水本土历史文化的开掘,他的散文多为长篇的专题序列,以史实资料详实、历史文化厚重、情感丰沛深沉、格局宏阔大气见长;王鹏翔的散文和散文诗题材丰富,情感绵密而细腻,感觉奇特而敏锐,风格自成一家;王文楷的散文情感质朴率真而有思想的锋芒,刘毅的散文叙事平实通达又不失情感的温度,等等,恕不赘述。

一直认为,散文是最自由也是与社会人生最为紧密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可以描摹历史长河中的风云际会,也可以管窥市井小民的寻常人生;可以描绘自然万物的千姿百态,也可以捕捉心灵世界的微波巨浪。好的散文总是以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深厚的情感和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打动读者,把对社会、人生

和自然的思考衍化和提炼成耐人寻味的文字,像暮鼓晨钟一般,在寂静与空明中提点人心,使读者获得一些见识、启迪或共鸣,去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去品出一些生活的滋味,从而获得知识拓展与灵魂滋养的参悟和喜悦。

所以,文学是需要去读、去品、去悟和去评的,品鉴和评论是一面镜子,可以使文学更深或更多地被“看见”、被研究,而文学又为品鉴和评论提供了视野和印证,两者互为洞察,互为引领。文学需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去参与时代的大合唱,而这其中,不仅仅有文学创作的发声,也应该有文学评论的唱和。基于这样的认识,六盘水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两支队伍又汇集在师范学院如诗如画的校园,交流,切磋,分享,我想,这种景象应该成为这所大学的一种文化标识,于文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 CONTENTS

## 《跋涉者》编委会

主 任:费 虹

副主任:刘付华 杨永贵  
龙尚国

委 员:陈开政 戴永恒  
成 然 王锡靛  
余 索 任广贵  
朱德鑫 吴 丹

主 管:中共六盘水师范  
学院委员会

主 办:六盘水师范学院  
写作协会

编辑部邮箱:

lpsbashezhe@tom.com

地 址:贵州省六盘水市  
钟山区明湖社区  
六盘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

### 特别声明

- 1.《跋涉者》只收原创文稿,反对剽窃抄袭;
- 2.编委会有权保留修改所投作品,如不同意,请注明。

## 【卷首】

写在散文的边上 /费 虹

### 01 唱给村庄的歌

——评王鹏翔散文集《村庄的背影》/费 虹

### 07 《阳光穿透风的背影》与地域文化解读

——吴学良散文片论 /吕学琴

### 13 守望与世界的构筑

——吴学良散文臆论 /刘朝谦

### 19 王文楷部分情感散文美学情趣扫描 /杨永贵

### 24 吹尽黄沙始见金

——《六枝文艺》2019年第1期脱贫攻坚散文特色品鉴 /陶玉鑫

### 28 文化哲思中的地域书写

——简评吴学良的散文创作 /王 华

### 30 于行走中感怀人生

——评刘毅散文集《少年游》/许兴阳

### 36 《阳光穿透风的背影》中的地域文化阐释 /钟 敏

### 40 以羊之名

——卓美文章中羊的隐喻 /林小会

### 42 家园情结、生命叙事与文化意蕴

——评钟山文学沙龙散文作品 /吴 丹

### 47 李恒散文漫谈 /龙尚国

### 51 月是故乡明

——评何昭明散文集《青松岭》中的故乡情怀 /陈 群 胡家琼

### 55 脱贫攻坚散文中贵州新农村形象重构研究 /余 索

### 59 论许雯丽散文中的生态意识 /王锡靛

# 唱给村庄的歌

——评王鹏翔散文集《村庄的背影》

◎ 费 虹

【摘要】《村庄的背影》描绘了一个诗性的也是世俗的家园，这里有乡民的日常生活，有婚丧嫁娶独特风俗，有“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田园风光，这些景象存在于王鹏翔少年时代的记忆之中，并在他的内心深处发酵，从而衍生出一个被美化的精神家园。对城市的失望，对乡村现实状态的疏离，使得作者在现实与幻化的理想中进退两难。与其说这是一个作家面对现实内心的挣扎，毋宁说这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关键词】乡村；文化；理想；现实

贵州六盘水籍彝族作家王鹏翔生长于水城县阿嘎屯盐井村，和几乎所有作家一样，孩童时期的记忆贯穿着他的一生，并在文学作品中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呈现出来。阿嘎屯不仅是王鹏翔的故乡，也是他一度工作过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便不断浮现于脑际，付诸于文字，促成了散文集《村庄的背影》的诞生。王鹏翔是省内有影响力的散文诗作家，《爱的皈依》《诗情高原》奠定了他在贵州省散文诗界的领军地位，但事实上，王鹏翔的大部分作品是散文，《村庄的背影》的出版有力地证明了王鹏翔散文创作的实力。一如《村庄的背影》的篇名，在城市中辗转的王鹏翔，与村庄渐行渐远，但它在王鹏翔的记忆中发酵，因为这里不仅镌刻着作

者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印记，还堆积着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田园诗情和文化沉淀。村庄若隐若现的背影始终散发着一股魅力，在作者心中起伏跌宕，不可抗拒。

## 一、萦回在风物之间的炽热情感

《村庄的背影》由一组组相对独立的文章组合而成。这些文章追溯了阿嘎屯的历史，描写了乡村司空见惯的农具、乐器、牲畜、花朵、庄稼等物品，动物和自然景象，描绘了卡子、驿道、营盘等历史遗存，描写了哭嫁、敛葬、起房盖屋等乡村生活和春节、清明、端午等节日节气中蕴藏的风俗民情，用饱含深情

的笔墨表达了对去世了的亲人们深深的怀想。村庄是作者不解的心结,它的历史演进、自然景观、劳动生活场景、人文风俗等等始终镶嵌在作者的灵魂深处,在作者企图去书写它时,这些记忆化为一个个的符号将炽热情感喷涌而出。

### (一)村庄在高原深处生长

“我的村庄在高的阿嘎屯上。

屯是一种很特殊的地形。四面深沟大壑,刀削的悬崖峭壁在屯的四周围绕;阿嘎屯如一只小船,两边两条蜿蜒曲折的河流,像两条缆绳系着阿嘎屯,不让她随汹涌澎湃的山势漂流而去。”

这是散文集开篇的文字,我在这里辑录它,是因为实在不能另用更准确的字眼来描绘阿嘎屯的地理位置,也不能再用更精当的文字来形容阿嘎屯傲视群峰的巍峨雄奇。阿嘎屯对于群山连绵的六盘水来说依然是一个独特的所在:一个个村庄掩藏在高山之巅,历史上因地势险要而在此发生过多次战事,尤以明末清初吴三桂与彝族首领安坤的鏖战为盛。清代时在此开凿盐井,带来了近代工业文明。如今,阿嘎屯屯口卡子的炮眼、石垒营盘的古战场还记录着昔日的硝烟与烽火,盐井村那口还流着泉水的盐井还印记着曾经的繁华与热闹。

阿嘎屯居住着汉、苗、彝等民族,这块土地宽广肥沃,物产丰美,一个个村寨坐落于山间坝子中,绿树掩映,鸟语花香,鸡犬之声相闻,一派田园景象。彝族作家王鹏翔用丰富的史实资料和民间传说印证和讲述了阿嘎屯的历史,从中透露出对这一片故土家园的自豪之感和绵绵深情。

### (二)花朵在风中兀自开放

“乡村花事”里的蒲公英、葵花、桃花、豌豆花、梨花、油菜花、桂花和各种庄稼的花朵漫天开放,它们在季节里自由自在地绽放美丽,履行着繁衍生息的天职,随风而开,随风而谢,在静默中完成生命的演绎过程,周而复始。作者说这些花“不引人欣喜,也不需人为其哀叹,像极了我的乡亲们的一生——平淡地在乡村走一遭,便归于泥土,而它们的果实,喂养村庄,喂养土地,又重新发芽生根,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繁衍下去”。阅读中你会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作者描写花,既是在描绘属于乡村的那种最真实最自然的田园景象,也是在描写农人最本真最朴实的生活情状。田坎上从牛粪中长出的蒲公英花比别处的开得更丰盈娇艳;庄稼地里盛开的葵花永远以最忠诚的姿态向太阳倾诉她的热情;房前屋后烂漫开放的桃花妆点了村庄,也牵动了村民对爱情的向往;淡雅清芬的梨花陪伴着村庄,默默地生长,经年不断地为人们送去甜蜜的果实……忙碌质朴的农人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花朵,他们更关心花朵有没有授粉?能不能丰收?能否给他们带来温饱的生活,增添甜蜜的滋味。花朵对于农人来说不是自然的美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活的滋味和希望,因此作者饱含感情地说“村庄要是没有花朵,也就没有果实,没有秋的丰硕,那花是村庄的希望。”在对花朵的描绘中,展现了村庄乡亲自在达观的生命意识,不浪漫、不粉饰、不左顾右盼,日常“过日子”的劳作和收获的满足感就吸引了他们全部的注意力。

### (三)农具在田野中歌舞

农具是庄户人亲密的伙伴,是他们改造自然、耕耘土地的把式,“是土地最勤劳的

歌舞者”。作为一个在庄稼地里成长起来的作家,无疑对农具充满感情,因此,“铁器在歌唱”组章用拟人手法动情地描写着镰刀、薅刀、斧子、锄头、犁铧等各具功用的农具。挥动镰刀割草割野菜喂马喂牛喂猪,那是农村孩子的日常事务。“邀约村庄的小伙伴,一群一伙地爬到山梁上去。主要是能在一起淘气,嬉戏打闹,追狐逐兔,烧马蜂窝采野果子,乐趣倒不在割草上。”农忙季节也能帮着家里大人割麦砍包谷杆,与大人一道分享丰收的喜悦。在作者的笔下,各类农具似乎具有生命,灵动活泼的形象和个性凸显出来,农民挥动着各种农具辛勤劳动的场景呈现出来,各种与使用农具相关的往事也纷纷浮现。农具也像人一样忠诚尽责,像人一样辛勤劳作;年轻时威武凌厉,年老时迟钝乏力。文章在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农具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作者尽情书写孔武有力的庄户人劳动时运斤如风的畅快,和蓬勃的生命绽放的力量之美。另一方面也忠实地记录了使用农具劳作所体会到的农民的辛劳,正是因为这种辛苦使他下定决心发奋读书,终于凭借书本铺就的阶梯走到了城市,成为一个用笔来耕耘和创造的作家。

#### (四)人畜共居的家园

这一章的叙述包含着深厚的情意,在序篇中作者说:“在我的村庄,牲畜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了牲畜的村庄就不成其为村庄”,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牲畜就像家人一样,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王鹏翔自小牧马,与马有着深厚的情谊。《村庄的背影》每篇文章的长度一般在2000字左右,文中用了4300余字的篇幅来写马,这是不多见的现象。《一匹马奔驰在思想的旷野》对那匹水西

矮马白枣骝母子的描绘可谓细腻而深情。马与人相依为命,马的通人性、马的勤劳负重、马的温柔爱情、马的自由奔放在文中得到尽情的表达。“还有一匹白马,让我跨上它温厚的马背,成为一个在风中奔驰的骑手吗?”在阅读中,我想象着作者就像这匹白马,从乡村一路奔向城市,沐着风雨一路奔向人生的辉煌。每一篇文章里有一个牲畜成为主角,从中可以看到牛的吃苦耐劳,狗的忠诚护家,鸡的打鸣生蛋,羊的助力小康,它们是一个个庄户人的家庭成员,都在为这个家庭尽着自己的职责。

王鹏翔的村庄里,还有那些生长在高山坡地的包谷、洋芋、荞麦,在山间飞舞的蝴蝶、鸽、喜鹊和盘旋在高空的鹰,有春节、清明、端午等每一个节日节气隆重的仪式中升腾起来的幸福与美好,还有他深爱着的那些被青山掩埋的亲人们……在回望村庄的每一个时刻,不尽的乡愁,透过盈盈泪水,将怅惘和叹息撒在密密麻麻的字迹中。

## 二、蕴藏于乡土的文化意蕴

大约六百年前,阿嘎屯的先民从江西湖广等地迁徙而来,在历史的演变中,汉、苗、彝等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已难以辨析清楚每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阿嘎屯独特的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贯穿于乡村的点点滴滴,在山民最寻常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 (一)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的文化记忆

作品开篇,作者用浓重的笔墨书写阿嘎屯以及盐井村的前世今生,穷尽资料和想象书写着阿嘎屯遥远的往事,并将这些有关开荒拓土、子息繁衍、风俗人伦的乡民记忆作为



线索贯穿在对阿嘎屯的叙事之中,这种认同感紧紧地抓住了读者,因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读得懂的文化寻根和精神皈依,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并延伸于每一处神经末梢,使读者在体会奇异的地理环境和独特风俗所带来的陌生感的同时,早已对其中生生不息的精神特质心领神会。

面对艰难险阻的坚强无畏,面对无常人生的达观隐忍,这是阿嘎屯人的精神气质,其中蕴含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农耕文化特有的家族亲情、邻里和睦的价值认同,婚丧嫁娶的风土民情、时令节气的隆重仪式,无不呈现着对传统的文化认知,虽经六百多年的历史演变和千沟万壑的地形阻隔,仍一脉相连,不可断绝。

## (二)田园牧歌般的乡土风情

在花朵、庄稼和绿树的掩映之中,在卡子、马道、营盘的衬托之下,在家禽家畜、鸟雀、唢呐、月琴、二胡和民歌的和鸣声里,作者将村庄描画得充满田园牧歌般的诗情画意。“九条溪水合唱着同一首歌谣,一千个麻窝生长着相同的庄稼,十八个寨子炊烟遥相辉映。……在人口和村庄繁衍的同时,繁衍民歌和爱情、习俗和礼仪,繁衍一代又一代流传的故事。”清晨,鸡鸣声将村庄唤醒,村民走向田野,开始一天的劳作;牛羊在山坡上安静吃草,一群牧童在一旁割草或嬉戏打闹;傍晚时分,在每家每户袅袅的炊烟中,牧童骑在牛背马背上悠然返家,母亲走出庭院呼唤着迟归的孩子,田野山谷回荡着悠扬的山歌。文中描绘的这些景象,正是读者所熟悉的田园风光。这种景象,陶渊明的《桃花源》中有类似的描绘:“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

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事实上,《桃花源》所虚构的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恰是表现了陶渊明对现实深刻的失望。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中国知识分子隐逸思想影响下的理想家园便是这种散发着诗意的宁静舒缓的生活,这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式的审美价值在作品中的重现,使之获得一种文化认同和情感归依。比照古人,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作者在现实与幻化的理想中进退两难。与其说这是一个作家面对现实内心的挣扎,毋宁说这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 (三)在节气和婚丧仪式中流淌的风俗

阿嘎屯是典型的农业乡,农耕文明的习俗几乎都有典型的呈现。春节到,杀年猪、磨米面、挂灯笼、贴春联、扫扬尘、供灶神、燃爆竹、供神明、祭祖先、吃年夜饭、忌口讳,这些民俗与其他地方没有多大差别,但打毛蛋和对山歌则是此地风俗,带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气息。“正月十五去亮灯”一节重点介绍了“亮灯”的习俗。与许多地方正月十五放河灯的风俗不同,水城在这一天是上坟亮灯,正月十五上坟亮灯曾是老水城的一件盛事。如今亮灯这一习俗,随着森林防火的严格管理和文明祭祀的倡导,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成为历史的陈迹。“八月十五去偷瓜”这一风俗的描写,充满了浓浓的趣味性。瓜的“偷”与“被偷”,只有在这一天,不关乎道德,却充满了游戏的趣味和人情味,使农人平淡的生活多了一些有趣的冒险与默契。

乡村生活平淡而朴质,最为热闹的事大约就是死亡和婚嫁了。因此,王鹏翔着意地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绘乡村的丧事和喜事,这是只有乡村才有的隆重仪式。丧事中的哭丧、散花、唱孝歌、看风水、安葬等风俗写得十分精彩,乡村的丧事热热闹闹,隆重讲究,劳民伤财,就像一台规模宏大的戏,演绎着乡间的社会百态、人情世故。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厚殓厚葬,重身后事的中国传统习俗。而婚嫁也是村民极看重的盛事,王鹏翔用细腻的笔墨完整地描绘了婚嫁的过程,其中哭嫁一节浓墨重彩,生动再现了早年农村嫁女儿的独特情景。

在写到风俗时,引用了不少民歌小调:“高坡栽豆豆叶青,推锅豆腐妹尝新。不得盐巴淡吃点,淡淡吃点情意深”“割草要割这一坡,打鱼要打这条河。联妹要联这一个,翻过丫口遇不着。”这些山歌,用水城方言唱出来,别有一番拙朴率真的乡土气息;哭嫁词“啊我是个呢——姑娘嘛——妈妈啊人家会养呢——养儿子嘛——妈妈啊爹妈不会养呢——养姑娘嘛——妈妈啊养个儿子呢——得福享嘛——妈妈啊姑娘带大呢——给别家嘛——妈妈啊”那种绵长幽怨的韵味道尽女孩子出嫁前的复杂心情。这样的语言对风俗民情的描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文化认同和传承是村庄安宁、家庭和谐的基础,依靠这样血浓于水的情感和价值观的体认,乡民在此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王鹏翔这个乡村的游子,在城市五光十色的躁动之中,感到怅惘和迷离,于是将存放在记忆中的村庄当作灵魂栖息地,去找寻那个存活在少年时代的旧梦。但是这个梦他真能找到吗?

### 三、《村庄的背影》的审美裂痕

《村庄的背影》是一部富有生活实感、内容丰富、情感丰沛、可读性强的散文集,在阅读中,古老、富饶、雄奇、秀美而神秘的阿嘎屯便深深地印在脑际,挥之不去。但纵观这部散文集,还存在着一定的审美裂痕。

(一)在城乡间徘徊的情感归属的虚幻感

《村庄的背影》以赤诚的情怀回望乡村故园,书写那个被记忆美化的远去的村庄。这个村庄掩映于云雾山水之间,鲜花开满田野,牛羊放牧山坡,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分守时,各得其所。此时,作者是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审美立场描绘这番景象,而这个景象并非乡民眼中的景象,乡民整日为生活忙碌,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情调去欣赏田园风光,同样的景致唤不起他们的审美感悟,这只能是那些被尘嚣俗务所困扰的城市人所梦想的家园,因此,从某种程度讲,这是一个被虚构被美化被想象的场域,是“他者”按照自己的意愿造出的“镜像”。如作者所说:“但记忆只能是记忆,我只能看见村庄模糊的背影,一个被我的心灵美化了的村庄的背影。”这种建立在不够坚实的记忆基础上的描画,尽管吸引人,但仍感到某些空虚与久远,就如同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美则美矣,但与现实总存在一段距离。

作者的灵魂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挣扎,“我曾经无数次诅咒城市,诅咒城市生长的恶之花……怀旧乡村,只是对一种缓慢单纯的生活节奏和另一种单调疲惫的精神皈依”,在城市找不到归属感,被美化的乡村只存在于记忆和想象中,因此,内心的矛盾和

虚幻感始终在作品中纠缠,构成作者不易察觉的隐痛,也构成了贯穿在这部散文集中的情感归属的虚弱无力,带来一定审美韵味的不谐感。

## (二)艺术风格的分裂

稍加留意便会发现,《村庄的背影》在艺术风格上存在着较大差异的现象。写物写景的文章多采用抒情手法,属于散文诗一类;写人写事写动物的多用叙事手法,属于散文一类。不同风格的多组文章结集,在阅读中便会产生奇异的变换感,虽然并没有带来不适,但作为一部散文集来说,艺术风格的分裂是比较忌讳的。

《村庄的背影》2009年结集出版,之前各个组章曾散载于《双水》刊物上。每组组章都有序篇,序篇起到交代事由、统领和归纳的作用,力求使组章内所有篇目成为一个整体。但因为最初的起意不是为了出版,边写边发的状态使得作者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艺术的沉淀,也没有时间对所有文章进行艺术风格方面的整体把握,这可能是导致艺术风格不统一的重要原因,同时,王鹏翔擅长写散文诗,惯常的思维使他会不自觉地将某些篇章写成抒情性强的散文诗。

## (三)语言的小小瑕疵

这部散文集在语言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除了山歌民谣、哭嫁词、哭丧词、起房盖屋讨吉利的唱词之外,还有各种乡谚:“莽翻山,麦打坐,洋芋吃了不经饿”,“人生三件苦,挖煤舂碓磨豆腐”等道出了乡民独有的生活经验和智慧,也烘托出浓烈的乡土气息。同时,词汇也具有地方特色,“拜四方”“茅草林林”,“蒿枝杆杆”。王鹏翔的作品在典雅的文学语言、土里土气却又凝练押韵的地方俗语和方

言词汇之间穿行,显得运筹有度,游刃有余,浑然天成。只是在个别地方,使用了诸如“可着劲儿”“准没错了”这样的北方方言词,显得有些生硬与别扭。

我是在阅读王鹏翔的散文诗中初识他的,他的散文诗有磅礴恢弘的气象,也有细腻婉转的柔肠,在我的想象中,作者是一个文弱书生,待见到作者本人,才发现原来是一个粗犷魁梧、沉稳寡言的彝族汉子。读了《村庄的背影》,我感到更喜欢他这一类作品,质朴、厚重,生活与文字的功力相得益彰,在流畅生动的叙述中把读者带进一个个神奇的世界中去。

期待王鹏翔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作者简介】**费虹,女,六盘水师范学院副校长。

(责任编辑:龙尚国)



# 《阳光穿透风的背影》与地域文化解读

——吴学良散文片论

◎吕学琴

**【摘要】**六盘水作家吴学良的散文创作大多立足于贵州西部高原风光、历史风物、乡土风情等,善于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找寻本土地域文化的标识。为此,对作家散文的研究,挖掘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以其近作《阳光穿透风的背影》为切入点,从文学地理和乡土文化的视角对其散文的地域文化进行解读和片论。

**【关键词】**吴学良;《阳光穿透风的背影》;地域文化;解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六盘水的散文创作呈现繁荣势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吴学良是其中最为活跃、作品颇丰的一位作家,先后出版诗集、散文集、文学理论专著等20余部,作品多次获得省级以上文艺奖、哲学社会科学奖,已成为六盘水的一个文化现象。吴学良在文学创作方面,尤以散文创作成绩突出。《阳光穿透风的背影》是他近年来的一部文化散文集,这是继《生命的痕迹》《摆渡红尘》《岁月手记》《灵河——北盘江毛口至都格段印象》之后的又一硕果。这部散文集分为“山水幻影”、“故园似梦”、“菩提如花”三辑,从山川风物、乡土风情、人生况味多角度呈现乌蒙山区的地域文化;作品浸润历史,叩问现实,融入了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有着深厚人文情怀。

## 一、文学地理阐释

在“文学地理”这个作家赖以写作的区域背景的独特世界中,“作家不仅描绘独特的地域特征,而且延伸描绘人的独特的生命状态

和生活形态,进而对经验世界进行独特的阐释,从而向读者传达作者的世界观、德性取向和价值立场”<sup>[1]</sup>如:莫言的高密东北、贾平凹的商州、冯德英的胶东大地、阿来的青藏高原等,都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阅读吴学良的散文,能够强烈的感受到他在创作中的文学地理构建。他的散文大多立足于贵州西部本土,对贵州山川河流、高原风光、历史高原风物等都有书写,展现了浓烈的乌蒙文学地理特色。在《雄关胜景寓苍茫》写了由黔入滇的胜景关隘奇观:“两山之间的关卡就像一把锁,把山河分成截然不同两个世界:东面是贵州,西面是云南”<sup>[2]</sup>“胜境关不仅是一条地域分界岭,而且还是气候分界线,‘山界滇城,岭划黔疆,风雨判云贵’,其‘黔江烟雨、滇界风霜’的不同气候特征是由‘山谷川原,候同气异’造成的。”<sup>[2]</sup>“气候如此,土色也理当发生骤然变化……现今胜境关附近土质,靠贵州的一方偏黑,朝云南的一面泛红。贵州方向的石头或植物都长青苔,云南方向的则是布

满红尘。”<sup>[2]</sup>这两重“天”分界的自然景观造就了胜景关的神奇魅力。胜景关是元代以来中原内地入滇的重要通道,数百年来这里留下了多少云南人进京赶考和京官入滇的印迹,不少文人墨客、民族英雄曾在此驻足,它不仅是地域、气候的分界线,也是文化积淀厚重的历史见证。一定时代环境下地理因素自会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内涵,在胜景关地域特色背景下,作者续写了明朝征南大将军傅友德率30万大军远征云南、慑服沿途边民的厚重历史;在故纸堆里找寻到了文人墨客留下的文化凭证。有杨慎在《滇侯记序》中的“日月之阴,经寸而移,雨场之地,隔堇而分。”<sup>[2]</sup>“西望则山平天豁,还观则箐雾瘴云,此天限二方也。”<sup>[2]</sup>徐炯在《使滇日记》中:“行滇黔分界处……忽觉山平天阔,大道坦夷,山川明媚,林树青葱,心目廓然。”<sup>[2]</sup>有林则徐在《滇轺纪程》中“滇南胜景木枋,右为关圣庙,左为石虬亭,有石蜿蜒,地中虬形”<sup>[2]</sup>等等的浓郁的乌蒙地域特色文学抒写。这里特定地域的地质禀赋、气候环境条件以及长期形成的精神文化等在作品中的丰富呈现,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和独具的创作特点。

散文《时光在洞穴里凝结成童话》中盘县马场的咭啦溶洞:“‘大抵洞者,皆洪水趋泄之门户也。’从洞顶那些零星分布的漩涡形圆孔,就可想见亿万年以前,水在洞中旋转、奔腾、咆哮的情形。”<sup>[2]</sup>作者详尽描摹了岩浆滴成的钟乳石柱的多姿多彩,有“老僧入定”、“朝天卧狮”、“仙人骑狮”、“廊壁”、“陈年火腿”、“浮水鹅”、“蹲蛙”……面对奇景奇观,作者发出“这一切,莫不使人生发出‘忽地豁辟洞天,斓斑光照自何年?’”<sup>[2]</sup>之宇宙疑问。促就了作者“就在这如水流走的时光岁月中,上苍在洞穴里为人间留下了一段童话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它让人感受到了年轮流转

和大自然造化神命,“洞穴里乳泉轻酒的声音,就像经轮样能转开来,感动者世间如我的生灵……”<sup>[2]</sup>。贵州喀斯特地貌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地下溶洞丰富,这种经过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而形成形态各异、姿态万千的钟乳石和各种高大挺拔的石笋等,大山深处,还遍布着千千万万的溶洞,有待人们去认识、去发掘。作者对盘县马场咭啦溶洞的书写,不仅向人们呈现了被埋没的神奇风物,其意义还在挖掘出了风物孕育的神奇的乌蒙地域文化。

此外,在《阳光穿透风的背影》这本散文集中,作者还着力写了月照乡的双洞、神雕岩、石生树、十里画廊等这些被造物主不经意地遗留在乌蒙山脉深处的奇山奇石,散文中随处体现了“石头就在那里,我不仅要让人看见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的创作初衷和责任。

吴学良的散文中广泛描写了家乡的奇风峭壁、幽谷险滩、暗河、溶洞、雄关、大地缝这些高原上才有的风光地貌,地方性文化阐释、乡土地理特点浓厚。文学地理是研究文学与地理的关系,探究的是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作家的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等构成的影响力。吴学良在散文中的乌蒙文学地理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的强大的创作实力。

## 二、乡土文化阐释

评论家谢有顺说:“一个地方的地气,必然会滋养一个地方的写作。”<sup>[3]</sup>吴学良出生、生活、工作在地处云贵高原腹地的六盘水,其笔下描绘最多的是六盘水乡土风情,执着于六盘水本土叙事。王文楷在《阳光穿透风的背影》这本散文集序言中写道:“他试图通过人物、事件描写来探索乌蒙山区的地域特质

究竟是什么……反映了学良在挖掘地域文化方面的刻意努力和追求意识。同时,他对本土民族民间文化有着较深的感受和理解,并在其熏陶下成长。”<sup>[2]</sup>在吴学良的散文中无论是纠结于爱情和责任的么公、卖羊汤锅的翠花夫妇、三寸金莲的老尼,还是如他所描述的赶场、男女对情歌、舞龙等文化景观,都呈现了鲜明的乡土文化色彩,反映了作家在挖掘地域文化方面的刻意和追求意识。

### (一)城池名由叙谈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从地名中我们可以窥探其文化渊源。六盘水市,即取六枝、盘县、水城三个县(特区)字头而得名。但过去大家习惯统称六盘水为水城,原因是市政府所在地为水城区。为何取名为水城?在吴学良的散文《渐行渐远的家园》中我们知晓了答案:“故乡水城其名源于‘城外皆水田,四面群山环绕,水绕城垣,由西向东’,春夏多雨,河水暴涨,田滕皆没,宛如沧海”<sup>[2]</sup>，“在彝语里,水城是四周高山环绕,有白鹤飞过的地方”<sup>[2]</sup>。作者在《“一山一河”的清风浊梦》进一步写了水城钟山的传说。“钟山是源于张天师蚊刷柄上取下的镇地金钟,抛在水城场坝点化而成的,水城地底潜藏着一条龙,下钟山压龙头,老城压龙身,上钟山压龙尾,这才使得龙不能翻身,免却了水城的地震灾害”<sup>[2]</sup>。关于水城地名的由来,作者还搜集了一些诗词、民间山歌来加以佐证。因作家的搜集、考证和文化表达,丰富了水城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文化寻根,守候乡愁的责任担当。

### (二)集市叙谈

“土地养育着村寨,村寨衍生出集市,集市滋长着民俗”<sup>[2]</sup>。在《渐行渐远的家园》中作者给我们展现了烟火味、乡土味、民俗味十

足的集市万象:市场上摆摊卖背箩、囤箩、背枷、锄头把、镰刀把、香蜡纸烛、火炉与陶制坛罐罐。有琳琅满目的百货和菜种,有粮食市场、牲口交易和打铁补锅、有卖草药的,甚至还有算命看相的,简直是应有尽有;而赶集的人也是千姿百态,有火铳上吊山鸡、野兔吹芦笙的苗族同胞、有背着辣椒、洋芋、花豆的苗族村妇”<sup>[2]</sup>。“晌午一过,交易结束后,男人几杯酒下肚后,百货大楼前坝子就成了芦笙舞的演练场,挪、腾、闪、跳中,衣披翻飞,舞姿蹁跹”;“身披大氅头戴朝天辣的彝家壮汉,人数凑齐时,他们也会不甘寂寞地跳起海马舞。家住石龙的石瞎子隔三岔五都要骑着那匹识途白马来找点小费,高兴时,他放下手上的算命生意不做,为大家演绎钢锯拉歌鼻吹笛的绝技,拉唱《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有好事者让他唱唱《十八摸》什么的,他都一笑了之。更有甚者,那些吞铁蛋、宝剑,卖跌打损伤药和药酒的江湖术士也会拉起场子,边卖药边讨观赏小费;画画的艺人也会现场作画,出售被相中的作品。那时,众多的场子有点让好奇的童心目不暇接,这边场子才告结束就往正在高潮中的那边场子钻,一切都无忧无虑……”<sup>[2]</sup>作者笔下的集市是活色生香的世界,喧嚣、传统而熟悉,和今天代表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超市是截然不同的。它发挥着满足生活需要、促进物质流动、承载文化传统、娱乐民众生活等重要作用。雷鸣在《论中国当代小说的“集市叙述”》中说:“集市与乡村社会生态、农民的生存状况相互缠绕,并以特定的角色进入乡村叙事的文学作品之中,被作家赋予经济交换空间之外的叙事功能及美学意蕴。”<sup>[4]</sup>吴学良故乡集市的描写,增添了文学作品的地域文化韵味,正如沈从文的《长河》对吕家坪集市的细腻呈现突出了湘西边地的生活景观,

孙犁的《风云初记》中的集市描写亦呈示了冀中平原的乡风民俗。同时在散文叙事中,我们还看到作者对渐行渐远的故乡集市的怀念,就像一首诗里说的“也许有一天,人们失去了牧歌的同时破碎了梦想,那时候,就会深深地怀恋古老的露天市场了。”

### (三)情歌叙谈

民间口头流传的“原声态”情歌,是文化的积淀和展现。在《阳光穿透风的背影》这本散文集中,多处出现充满六盘水地域特色的民间山歌,真实反映了六盘水人的生产、生活和精神需求。作品中的男女情歌对唱尤其突出,载负着本土文化标识的因子。如:《“一山一河”的清风浊梦》<sup>[2]</sup>中钟山脚下、水城河边劳作的男女对唱:

隔河看妹花要焉,  
牛郎织女坐河边。  
心想和妹成双对,  
每年有个七月间。

对门对户对条河,  
郎编撮箕妹编箩。  
郎编撮箕撮谷子,  
妹编囤箩来配合。

……

水城多雨,涨水是常事,挡水的水堰必不可少,在水堰边老人垂钓、孩童捉蜻蜓、妇女浣洗构成一幅田间美景,此时河畔响起的情歌是劳作时欢悦的情景,是一种六盘水人浪漫的生活情调。

《滴水岩》<sup>[2]</sup>山谷中响起的马帮汉子的咆哮:

久不上山怕山高,  
久不上树怕树摇。  
久不见妹难开口,  
石板剁鱼难下刀。

天上只有月亮明,  
地下只有湖水平。  
堂上只有灯盏亮,  
世上只有妹出名。

小小蜜蜂翅膀多  
一飞飞到妹心窝  
不轻不重咬一口,  
记住蜜蜂记住哥。

送妹送到五里坡,  
风吹木叶对对落。  
今晚与妹隔层纸,  
明晚隔妹几层坡。

六盘水多山、多峡谷,运送铅锌矿的马帮汉子为了生活走深山密林深处,寂寞、凶险、艰辛、漂泊不定,一曲回荡在山谷里的情歌是释放生命原始意味的发泄。

《故乡,那场风花雪月的陈年爱情》<sup>[2]</sup>中么公和相好在山坡上的对歌:

十个山包九个尖,  
十朵莲花九朵鲜。  
十朵莲花鲜九朵,  
会妹会哥是今天。

风吹树叶滚翻翻,  
初初见哥心不安。  
和哥生疏难开口,  
脸红犹如火烧山。

看到浓茶口才干,  
看到情妹哥喜欢。  
心想端茶喝一口  
又怕情妹说哥憨。



妹妹门前一棵棕，  
被风吹得乱蓬蓬。  
风不吹棕棕不乱，  
妹不逗哥哥不疯。

幺公和相好的情歌是一种渴望认同、渴望厮守终生的诉求，是一种压抑后的宣泄。幺公和相好的爱情是不被世俗认同，但却被乡邻和幺婆宽容、默许，体现了六盘水乡民的敦厚、善良的朴素民风，作者的这段爱情描写，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有沈从文笔下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的乡土叙事风韵。

《风过远山》<sup>[2]</sup>中在花场卖羊汤锅，八斤和翠花在猴儿关山路上的对歌：

隔山莫要把手招，  
隔河不要把手摇。  
隔山招手看不见，  
隔河摇手妹心焦。  
……

高坡点荞荞杆空，  
望妹一眼过一冬。  
望妹一眼过一夏，  
好比明月照清风。

八斤和翠花的情歌是典型的乌蒙山区农村青年男女通过山坡上对歌表情达意，结成伴侣的婚恋习俗展现，其形式和内涵朴素、生动、有趣，极具民族性和地方性。

吴学良作品中的情歌较多体现了六盘水地域特色一山多、山高、山坡多，歌词里大多反映出六盘水山貌，如“十个山包九个尖”、“久不上山怕山高”、“隔山招手看不见”、“送妹送到五里坡”。因此，六盘水山歌一般都是在山上唱的多，如：马帮汉子山谷里的咆哮、幺公和相好上坡上的倾诉、八斤和翠花山路上的对歌。水城多雨，河多，如歌词里：“隔河看妹花要焉”、“对门对户对条河”此外，还有

六盘水特有的农作物荞麦，如：“高坡点荞荞杆空”这些都充满了六盘水明显的地方特色，人物风采也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谢莲秀在《一曲山歌慰乡愁》中写道：“一个地域或族群的民歌，无疑成为乡愁最浓缩的文化精髓和符号。作为稀有而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值得我们整理、挖掘、保护和传承，使其尽量保存原本的样貌，同时也赋予一定的时代元素，以增强其生命力和传播力。”<sup>[5]</sup>吴学良作品中的民间情歌的体现，对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王文楷认为，吴学良“有意识地挖掘乡土文化积极成分并将其放大中，让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原乡人读后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慨。”<sup>[2]</sup>

#### (四)乡土庙宇叙谈

庙宇是佛佑人心的净地，是善男信女心灵的栖息之地。一般都建在深山路远处，体现佛门净地的神秘、清净、令人向往的意境，也便于僧侣修行。吴学良笔下的故乡庙宇与传统庙宇有几个不同之处，有一定的乡土特色。一是庙少。老水城场坝周围所剩不多的几处，有火神庙、地母庙、文昌阁等寥寥几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寺庙无论规模大小是城市、乡村的标配，犹如传递信息的邮局，庙宇数量不少。作者的童年是破“四旧”的特定背景，因此，残存的民间庙宇较少，带有时代沧桑痕迹；二是庙近。寺庙就在街市里、学校旁，尼姑、和尚融入市井里，随处可见，没有神秘，有的是对缠着小脚老尼姑的调侃。如文中描写的一般：“近邻学校的庙里，走出了缠足的老尼姑，她挑着一对用竹片做成的小水桶，去井边挑水，三寸金莲在地上移动时，如一片树叶从秋风中飘过，轻盈得听不到一点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走路都怕踩死蚂蚁’和清静无为原来是这种情形，从此，与地母庙相

关的一切就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尤其是听到‘小脚一双,泪水一缸’,‘小脚娘娘爱吃糖,没钱儿买,搬着小脚儿哭一场’等风谣从民间传来的时候”,<sup>[2]</sup>这是人间烟火味、生活化十足的庙和僧尼,带着凡夫俗子的味。三是庙为喧嚣之地,颠覆了佛门净地的光景。“故乡一年最热闹的时光除了庙会之外,就要算正月里各大寺庙或会馆参与的闹元宵了。每逢节日临近,各会馆扎来参赛的龙,在锣鼓掀天声中,参加表演的舞龙队伍在开路牌、绣球灯、鱼灯、虾灯、狮灯的引导下,从不同街道朝这里汇集。”<sup>[2]</sup>可见,作者笔下的童年庙宇,具有地方特色,有“三寸金莲”的老尼,是舞龙的喧闹地,是市井里的普通宅子,更具生活化和仪式感,充满了乡土气息。

总之,通过《阳光穿透风的背影》这部散文集,我们有幸解读到作品中六盘水丰富的地域文化元素。作者对故土的一山一水、一人一事都充满了礼赞和敬畏,既有自己对本土文化的体悟,也有本土文化对自己心灵的慰藉,更有特定地域及其文化对作家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心理的影响。六盘水文艺理论家

黄成松说,“从小对六盘水的朦胧认识都系源于吴学良的散文阅读,吴学良从事的是文化启蒙事业,其功用已经超出文学的范畴,其发生的价值也绝不仅仅是昙花一现。”<sup>[3]</sup>可见,作家本身所具有的丰厚本土文化积淀。如果作家对所写内容不够熟悉,缺少较为独特的感悟,那么就很难写出新鲜的、富含生命气息的文化散文,也难支撑起较为广阔的时空背景,突出作品的文化意味和文化氛围。作者无疑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就吴学良的《阳光穿透风的背影》这部散文集而言,还是存在着一些瑕疵,如:诗词、名句、名言、典籍等过度引用,地方志的痕迹较重,使得散文朴实、清新、自然、明快缺失。周作人强调地方与文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他认为那一时代的文风,即“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他希望作家“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sup>[6]</sup>。这里,周作人强调的是冲淡自然的创作风格。这样作品才有代入感,而没有阅读隔阂。

### 【参考文献】

- [1]李一鸣.乡土地理与平民情怀[J].百家评论,2013,1.
- [2]吴学良.阳光穿透风的背影[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5,4.
- [3]黄成松,吴学良.发生于阐释—贵州六盘水散文创作个案研究[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5,1.
- [4]雷鸣,乡村变革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空间政治——论中国当代小说的“集市”叙述[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语版),2019,1.
- [5]谢莲秀.一曲山歌慰乡愁[N].中国艺术报,2020-08-12.
- [6]孟繁华.当代文学地理学与本土经验[N].光明日报,2013-07-09.

【作者简介】吕学琴,女,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陈开政)

# 守望与世界的构筑

——吴学良散文臆论

◎刘朝谦

吴学良的散文集《岁月手记》静静地躺在书案，书名的四个字在灯光的映照下，明灭不定中透出一股浓浓的前现代山村作坊式写作生活的气息。“手记”在电脑书写已然成为人类主要书写方式的年代，特别地有着一种旧式的风情，或者说，它就像一枚手工制作，却用意深刻的木质朴拙路标，总想着把读者固执地引向对于前现代人用自然力运作所有生活的温暖记忆。在“手记”这个后现代社会出现的标记里，作者尤其以手工艺人的形象现身。

《岁月手记》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这类著作有着由历史的神秘之线相牵连，而带出某种相似性。虽然在前者那里，“手记”所对应的是乡村、草原、小磨坊、森林和河流等生活场景，以及生活于这场景中操劳不已的农人，这些人与景均已主要显现为今人破碎的梦境。在后者那里，这些前现代的人与景则是作家处身其中的现实，二者的相似性在于他们都深深地爱恋着那或梦幻、或现实的手工生活样式。在人们已经步入后现代，人工智能诗学时代已透显出第一缕曦光的今天，经历过前现代“手记”写作人生的人在这世上已经为数不多，他们在自己人生的夕阳古道上，也许是视“手记”为人生中最为宝贵记忆的最后一批人。所以，当别人忙于刷屏之时，他们却孜孜不倦地“手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吴学良式坚持“手记”的作

者看作是人类前现代生活的守灵人，其守灵的方式，就是用手中的笔，记下前现代生活场景，以为今人向古而生之记忆。

“手记”在日常生活中是作家辛勤劳作的剪影。但是，当“手记”和“岁月”被散文家刻意地设置为动宾关系，并特别地将宾语“岁月”前置，以强调手记的对象之时，“岁月”在书写当下涌现出来的一瞬间，“手记”在时空上就不再只是当下由实务填满的“现在”，而是把过去吁请到现在的、虚实相生的、具有创世性的神圣行为。因为“岁月”在人类的语词中，是特别具有文学味的一个词语，它所指向的时间之维当然不是冰冷的、理性十足的科学时间，明显不是标榜绝对客观的历史时间，也绝不可能是日常生活中标示人的生存进度的自然流动的时间。“岁月”一词作为文学时间的特殊性在于，它在本质层面被作者赋予了充满深情的人文价值向度，是充分主观化的时间。由于“岁月”深情而主观，因此，与其说“岁月”是一种作为事实或事件的时间，不如说“岁月”是人对于自身生存——存在之维的时间的主观感受，“岁月”即“岁月”感，即属人的时间感。

“岁月”即因此主要存在于人的意识之河，它组织、区分人的意识和无意识，其组织出来的世界在时间框架上，客观服从着主观，它实现和见证的是恩格斯所说的人对现实世界的诗意的情感裁判。吴学良在他的《川行

散记》中,开篇所记录的岁月主要是唐、宋、元、明、清这样的古代岁月,是千年前薛涛、苏小小所居有的泛黄年代。作者即使在写到川西峡谷时,也用了更多的文字,让峡谷里鼓荡的主要是初起于原始洪荒时代之大禹、古羌人的人生风月。

用前现代岁月之光照亮当下,乃是吴学良手记的一种主要的写法。

这种进入当下的写作方式在价值论上,是作者对“向古而生”在人生价值向度的自我选择,它构成了吴学良散文以一种充满信仰和膜拜情绪的神圣而特别的光韵。用这种方式写出的散文天然地站在本雅明所描述的机械复制时代人的文学的对立面,它从来都不是复制品。在后现代,人日常的精神、文化趋于意义消散的当下,人类生活消散的过往意义在“手记”式文学想象中多少得到了部分重聚和弥合,人的当下生活碎片化、去中心化的格局有所改观。在手记里,后现代被暂时忘却,人的当下生活被建构成具有意义深度的现实,尽管其所建构的意义是否能真正步入后现代社会中生命的深处颇让人生疑,但至少 in 审美的维度,手记式书写对后现代之拆除前现代和现代之意义大厦而言,乃是一种救赎。

从“手记”守灵的性质,想到以往看过的朱大可的一本书:《守望月历》。吴学良用手记下岁月,这看上去更像是作者宣告自己的这本书是关于某种历史的书写,由此理应想到的是宣称要做法国社会书记官的巴尔扎克。然而,在吴学良这里,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显然不是巴尔扎克式的。在巴尔扎克这里,文学同历史的关系是记录与被记录的关系,由此种关系最终铺筑起来的是文学创作的批判现实主义之路;而在吴学良这里,文学同历史,即“岁月”的关系是守望与被守望的关系,由此种关系最终凝成有些破碎,无法完整的

古典浪漫主义之路。也就是说,吴学良的《岁月手记》离巴尔扎克用文学写法国一代风俗史的写法其实很远,离朱大可《守望月历》的写法则稍近。在我看来,吴学良的散文与其所对应的历史的关系与其说是记录与被记录的关系,不如说是一种发自文学根性的“守望”。这里所说的文学根性,即文学总是作为人之乡愁的本质。

在散文写作中,“守望”与“手记”之间存有的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手记”作为让“守望”得以实现的手段在写作活动中现身,“守望”则作为“手记”的目的对作家的写作方式给予规定。“守望”是散文“手记”式写作的根本特性,但是二者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散文创作要素。概略地说,“手记”本质上更倾向于把文学理解为一种历史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知识,用手记录的“岁月”于是会给人以它的内里充满了历史理性、知识理性的假象;或者,它有些像是作者对自己的书写刻意地赋予了现实主义的属性,现实生活因为是“手记”之物的缘故,而必然在散文文本里显现为文学镜映之真实形象。然而,“手记”理应赋予《岁月手记》的这类特征在《岁月手记》的文字里并不真正地存在,即使偶有蛛丝马迹,也完全不足以成为其整体的文本特征。因为,散文之为散文,就在于它从来不以写实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写的人与生活,散文的命,是作者主观的心与魂,散文所堆砌铺写的知识如果不是作为通向作者心魂的道路,则其在散文中的存在就必然是无益的冗余。就像吴学良在《川行散记》中所写苏小小的本事及诗人李贺对其人生的咏叹,其中的本事无论多么的具有由知识支撑的历史真实的气息,但其所有的历史真实在《川行散记》中,统统不过是为引出作者的伤古之情的手法而已。作者在文中对苏小小一干女性典故的细举,无一止步于知识的维度,无一不是用来敲开



作者心窗的砖石。

显然,在散文文本里,在那已然出场的知识止步的地方,散文才真正开始。

散文,顾名思义,是“散在的文”,“散在的文”意指散在的语词,以及由散在的语词所说出的事物和故事。词与物松散地、自在地砌成散文世界的天空、大地、门与窗等,组合成散文万花筒般具有无穷变化的世界,而把所有散在的词与物归纳统一为整一世界的力量,是作者对人生与世界的情感态度。

在人们的习见里,“散文”指与诗歌、小说、剧本并立的一种文学体式。然而,在存在论的维度,“散文”这个词语自身的指向乃是对文学词语与其作者特殊的生命体用共存之存在状态的描述,这里描述出的“散在”之状,首先属于“散文”这一体式所规定的文学语言的此在情态,“散在”的“散”,明显不能理解为散碎之意,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散碎语言都不足以称为文学语言,因为文学语言如果是其所是,则它必须是一种被结构、被组织的有中心、有边缘的语言。真正的散碎作为结构的对立面,一旦成为语言此在的性状,它就天然地是文学语言的对立面。以往的人们喜欢说“散文”的“散”是“形散而神不散”,这一说法对散文之“散”的理解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因为,这种说法基于将文学文本形式同内容的关系理解为自相矛盾和悖谬的关系这一认识之上,当其把散文的“散”定义为散文形式,即散文之语言章法上的散乱的时候,这一说法实际上就已经否认了散文的语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所必须具备的非散碎性。也就是说,作为散文形式的语言它本身从来就不是“散碎”之言,如果它看上去是散碎的,它实际上也不是一种伪散碎,散文的词与物表面上的散碎,总是作者对读者实施的“算计”,是作者对读者阅读路向的故意误导和遮蔽,作者以此刻意制造出想要的散文审美的延宕效果。

“散文”之“散”在语言层面更为恰当的解释,应该是指散文语言独有的特征。在文学语言家族里,它既有别于小说语言依叙事而具有的向心结构,诗歌语言依抒情言志而生成的精炼简洁风格,亦有别于剧本语言依人物之间戏剧矛盾冲突而生成的激烈张力结构。散文语言的“散”,指语言因为自在而显得松散之“散”。散文语言的这种“散”不是语言的自性,而是由其所抒写的人的生命存在性状所决定的,是庄子所说的神王形忘意义上,因人的主体性的不自觉而生产的身体的松散。所以,对散文之“散”的正确理解,应从人的存在诗学维度出发,且始终行走在这一诗学道路上去给予理解才有可能获得。

人的存在诗学作为广义诗学,发生于人的生存与存在相互交往的那一“之间”,文学是人之所有广义诗学形式中真正自觉的形式,我们亦因此把文学称之为人的狭义诗学。

日常生活中生命的诗意乃是自然的诗意,人在诗意之中,但人并不跳出诗意之外对此诗意给予意识的自觉,或对此诗意进行思想的追问与反思。在文学中,人于日常生活的诗意成为文学的创作对象和审美对象,尤其是在创作环节,它被作为文学诗意进行加工和变造。假设我们依此以观散文中人在诗学维度的栖居,那么我们就可以敏感地发觉散文之“散”,乃是作者作为人的生命在文本中自在、自由的存在性状:人在规范中、被操控中是不自在,也不自由的,其存在性状表现出来是紧张、拘谨;人只有在生命自在、自由之时,其在场的姿态才是松散的。自在、自由的生命状态颇似庄子所说“坐忘”这一存在情态,人的身心俱出离于外部世界,而沉浸在意识和下意识构建的当下主观内在世界里。散文因此而刻意地选择使用意识流写作手法,其所书写的过程攀缘于作者意识的流动,散文中人与世界依作者意识到的时空而在。散

文时空充分的主观性决定了它在本质上首先是人的主观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决定了散文本质上不仅不可能是人的自然史、风俗史,也不可能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产物。作为感觉之物,时空在散文中可以自由地扭曲、折叠和置换,还总是多向性的,不按客观规律的进行运动,散文作家为了很好地写出这样的主观意识中的时空形式和时空感,其书写必然地显现为“散”,即多向性和不规则书写的特征。

吴学良散文有着精巧的松散、自在且自由的词与物,它们犹如内米森林看护祭司手上锋利的斧头,吴学良深情地执于手中,以此来履行其守望的神圣职责。

吴学良用散文所要守望的乡愁在《摆渡红尘》的“心灵物语”中具体到他对故国古夜郎国的追忆与缅怀。在他的散文所要守望的所有之物里,对夜郎文化的守望无疑是最为特别的,其守望的立场和意义也格外地引人注目,因为,在汉语文化世界,由于古代汉语中“夜郎自大”一词在历史漫长岁月里的传播与影响,使得一切对夜郎文化的守望都天然的是勇敢者的冒险。在了解“夜郎自大”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历史建构的人看来,守望夜郎者,就像那众所周知的用长矛大战风车的堂·吉珂德骑士,其情可悯,其行可笑。在这种文化的滔滔浊浪里,吴学良所显现出的风骨是与屈原同种的,以一人之力独抗一世,这当然是比一般勇敢者更勇敢的人。

现代中国人多对夜郎国耳有所闻,千百年来,成语“夜郎自大”在汉文化世界里的传播,让中国人囿于成语的意义指引而对夜郎国人向来没有什么好感。一般的中国人不会去辨析成语“夜郎自大”最初所表达的中原地区对边鄙之地的文化沙文主义态度,因此也不会对这类词语所指涉的偏狭的文化心性给予批判,从而对古夜郎文化持同情和宽容的

态度。“夜郎自大”后来虽然更多是在普泛意义上指谓人不合实际地自大这一缺点,人们不再把夜郎本身作为主要的关注点,但夜郎文化所蒙受的历史扭曲却始终未在中国人的文化世界里得到矫正。

夜郎原本只是古中国西南边鄙之地的一个地方王权,其文化自有其自然与历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一个成语的指意和流传,却成为一个迁延几千年的历史悲剧。古夜郎的这一悲剧在今天表现出来,不仅是外人在继续把夜郎视为人心性的一种不健康表征,更在于夜郎国之后人中,有不少人也同外人一样,不认为自己故国的文化其实也有其存在的美与高贵。这种情况就像今天的四川人中,很多人依然只知中原话语所道的“文翁化蜀”,却不知汉代文翁于蜀创办教授儒家学校之时,蜀地原有的文化也在“化”着文翁。如果不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平等交往,则只能是外来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强势殖民。当今天的人依然津津乐道“文翁化蜀”,总是以中原儒家文化为先进的文化,把蜀地本土文化视为落后的文化时,人们的这种态度在骨子里接受的就还是上古中国“华夷之辨”观念。古人的这一观念以中原为礼乐文明之地,以川、滇、黔三省为西南蛮夷之邦,认为中原在文明、文化上皆比西南夷地更为先进。当今依然迷途于此种态度的人,不知蜀自身的本土文化原本就有中原文化所不及的优点,亦不知比“化”更好的异文化交往之道,决非谁化掉谁的问题,而应是异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取长补短。

守望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岁月是容易的,但守望在大多数人心中不被认可的岁月,则注定是费力不讨好的。吴学良在《摆渡红尘》中对古夜郎文化的守望属于后者。守望者吴学良显然属于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屈原式人物,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具有别的作

家不具备的非凡勇气。

海德格尔曾居停于德国阿尔卑斯山上的小木屋,默想出“诗人中的诗人”这一人类最后命运的守望者,对人类的这位守望者寄予殷切厚望。海德格尔这位人类哲学王国的老王在高高的山岗上深思之后,说道:当人类步入世界的子夜这一极其危险,黑暗如深渊的时分,只有“诗人中的诗人”才能先于众人了知深渊,且只有“诗人中的诗人”有勇气和能力率先抵达此深渊,在抵达深渊之际,用其诗追踪远遁诸神的依稀身影,吁请在当下早已缺席的上帝重新降临人世,以此来守望人类命运最后的平安。对于文化正确的交往方式而言,尤其是对于古夜郎文化而言,吴学良是当之无愧,类似于“诗人中的诗人”的守望者。

吴学良自陈他的守望乃应“神谕”的呼唤而生。神,是他所在家族的开创者,是夜郎国开国的那一群人,数千年之后,他们在家族的后生那里乃是高不可及的遥远时代的“神灵”。“仿佛生命中有一道神谕:去吧,去吧。”神召唤作者,召唤古夜郎的后人,“去吧,去吧”的语言节奏如此急快,表明神于此时的召唤之情非常迫切,连向来安静自持的神灵现在都变得如此急迫,可见回归祖地这件事已经到了必须实行的最后时刻。神急切地召唤他的后人回到夜郎祖地,回到“那个四周高山围绕的地方,那个稻谷如麻,蔗林似戟的盆地。”所回到那个地方对回归者的重要性在于,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家族的发源地”。祖地群山环绕,物产丰饶,夜郎人的祖先生于斯、劳作于斯,死后也长眠于斯:“那个高耸入云终年烟雾缭绕的老王山半腰上的月亮洞里,有我们家族先人圣洁灵魂的坟墓;盆地的周围有我们祖先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文明遗迹。”这样一块夜郎人的血脉长年生灭流淌之地原本圣洁而崇高,在历史的一起偶然事件

中,却沦落成了蒙尘之地,成了受古今世人讥讽之地。夜郎祖地由此开启的历史境遇,犹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之深渊。

当然,此深渊只是针对夜郎人而言是为深渊,此深渊对于其他人而言,就像川端康成在《挪威森林》开头所说的那块主人公初恋之地的神秘的井,人们知道井存在,因为每年都会有人在井中丧生。但是,本地人却没有谁知道这口井究竟在哪个具体的角落。他人因此无法在这深渊处感知自身生命深处蚀骨的疼痛,这些作为夜郎人的他者在场的人,他们更主要的是让夜郎人的祖地成为深渊的人,他们挖好了深渊之后,脸带嘲讽表情地将夜郎人推坠于深渊之中。这意味着真正居于此深渊的人,只能是夜郎人中的一员。祖地之为深渊作为可以为人所见的表象,即是千百年来夜郎人,以及其他人在对夜郎原初文化认知上的曲解,此曲解即吴学良所说的“蒙尘”。在曲解中,即在深渊中。

然而,在深渊中的人,即便是夜郎后生,也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诗人中的诗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作者看来其实已经是被历史的荒尘蒙住了双眼的人,他们居于祖地,却看不见夜郎人的祖地本身的圣洁与高贵,对自己的祖地之深渊性视而不见的人在这点上同守望者区别开来。守望者不仅居于深渊,而且知道自己当下居于深渊。他的知道,是他寻找真相的结果,寻找得到的关于祖地深渊性的体认,让其在族人中成为先知式的人物;由于他在自己的族人中是唯一知道祖地深渊性的人,他亦因此成为最为族中孤独的人。吴学良如此写道其寻找并抵达深渊的痛苦:“其实,寻求我们家族的祖概。我有一份神圣而沉重的感觉。凭着那些残书断简里只言片语的记录去穿越数千年的历史和往事,就无异于一个人肩负重任而又要在人迹罕至,荆棘丛生的大林莽中走出一条让自己满意,让



后来者便捷的路,这实在是需要付出艰辛,勇气、血汗乃至生命!许许多多的日子,在夜阑人静,孤灯如豆,树木林在夜风中沙沙作响,天空中的怪鸟发出凄厉的鸣唤令人胆颤心惊时,在昏昏欲睡中,我的族人建功立业的伟迹,就会如梦般悄悄袭来。”

蒙尘的族人要看明白自己祖地的圣洁与高贵,需要洗涤。洗涤在此不是人于日常生活中那种平凡的洁净身体,而是现身作为一种原始宗教般的仪式,是经由身体的清洗而对心神给予净化:“在那里,你可以用我们家族留下的龙井里的水,洗涤你已经被俗世的尘埃遮闭了的眼睛,你可以用那清凛甘冽的泉水先涤你那孤独的受伤的心灵。因为那水里包含着数千年来我们祖先非同寻常的睿智。”洗涤,这一环节乃是蒙尘者看见和接近神圣的必经中间环节,是夜郎祖先神灵给蒙尘者留存的通往神圣之地的方法与路径,由此在蒙尘者身上实现的存在本质的根本转变,即通过洗涤让蒙尘者从居于深渊者变为同时自知其居于深渊的新人,是蒙尘者返回祖地,得以沉醉于祖地神圣光韵之充要条件。在蒙尘者是否愿意洗涤的问题上,吴学良的设定是给予蒙尘者以美好的承诺:“去吧,孩子,在那里你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在灵魂飘荡如风中,我们英勇的先人建立的王朝,就像那路边的霸王鞭和夹竹桃,就像那千竿奋起的竹子永远朝着一个方向……”这种承诺对于净化者而言,是可信的,且诱惑之力极为强大。

吴学良在此所言说的井水和泉水,以自然的物相,承载人的信仰之力的神圣,因而其本质并非是作为自然物,可以供人饮用的水,而是具有净化人的心神的圣洁功能之水,在祖地的井水、泉水代表的是祖地神灵的直接现身,其神性即夜郎祖先神灵的神圣之性。正是因为如此,祖地的井水、泉水才首先作为

圣洁之水存在。其次,在夜郎后人集体蒙尘的情况下,具有洗去众人心眼中尘垢的净化功能。水的净化在此具有原始宗教的意味,是一种庄严的仪式化行为,是完成不同时代之间连接的必不可少的中介。圣水的在场和净化,构成了守望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祖地圣水对人的净化是让人于洁净之后始看到祖地蒙尘之前的真实面貌,这也可以看作是关于祖地原初形象记忆的唤起。当然,吴学良在他的散文中对圣水的设置是巫术理想主义的行为,他所设置的圣水作为存在之物的真实性令人生疑,圣水所寄放的作者对净化这一事件发生的深切希望则是无比真实的,在作者的这一希望里,我们可以看到守望在今天是如何的艰难,这种艰难直接造成了守望者内心的焦虑,催化了守望者对圣水净化的渴望。但不管圣水是怎样的空想之物,它都在吴学良散文中生长为守望者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和喊叫,而这正是吴学良散文不同于其他人的散文的特别的可以憾动人的心神的力量。

在没有神圣的年代追踪神圣,在丧失尺度的岁月树立尺度,在失家的森林中寻得归家之路,这是千古文学总是情不自禁地悲泣的命运,主动把自己置身于这命运中的文学始有了成为伟大文学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也许应该对吴学良的散文怀着大的期许。而在努力让蒙尘的历史得到净化这方面,吴学良的散文更添一重悲壮、绝望与豪情混和的情调,其情可悯,其气可嘉,其调可叹,其于文化的交往与评价,则有大功焉。

**【作者简介】**刘朝谦,男,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赋学会副主席,四川师范大学国学所所长。



# 王文楷部分情感散文美学情趣扫描

◎杨永贵

**【摘要】**六盘水市著名散文家王文楷先生的情感散文,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劳动的尊重,将情感性与人文性融为一体,跳出“小我”,拓宽了散文的审美境界。其散文具有明显的杂文化倾向和广博的思辨色彩,是六盘水散文百花园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关键词】**王文楷;情感散文;思想内涵;艺术特色

王文楷先生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恩师。一直以来,跟着先生学做人做事,学写文章。只可惜,资质平庸,用心不够,学艺不精,让先生失望。很多年前读先生的散文,想写些表达心情的文字,却又不肯动笔,一是怕说得不好,毁了先生的名声;二是因为先生是我的领导,怕有溜须拍马之嫌。后来,先生退休了,一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动笔。这次终因领了任务,不得不在忙于杂务的间隙,用了两天时间重新翻阅先生的部分文章,在学院的一再催迫下草草写就。因为研读不系统、不深入,不能算是论文,也不算是评论。姑且作为读后感吧,与先生及诸位同仁共勉。

先生的散文涉猎广泛,有记录生活和人生记忆的情感散文,有展示各地风情的游记散文,有关于花语、茶语的文化散文,更有大量的以杂文形态出现的热议生活、针砭时弊的广义散文。《一路芳香》《原上草》《文化韵》是其代表性的散文集,《野刺梨》《山蔷薇》是其代表性杂文集。本文以其表达个人情感的部分散文作为观察对象。

## 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劳动的尊重

生活基础是创作的源泉,特别是以主体

表达的真实性为主要特征的散文,生活基础显得更加重要,生活性与真实性在散文中交织、叠加在一起。而童年与故乡是写作的两大母题,几乎所有写作都逃不出这一定律,逃不出对童年和故乡的记忆表达。王文楷先生的散文创作也不例外,在他的大多数散文中都能够看到故乡的影子和童年的记忆,甚至有时会在同一篇文章中多次提及。《背篋》中老家的接亲场景、恭贺孩子满月的场景;《村旁的小溪》中捉螃蟹场景、妇女们在小溪中嬉戏的场景;《我家的石磨》中对家里石磨的刻画、对母亲劳作之美的描写;《蛙声胜似箜篌琵琶》中的“听取蛙声一片”的秋日晚景,《老槐树》中作者回到小学学校里的老槐树下整整待了一个多小时,思绪万千的场景;《煤油灯》中和初中同学看灯芯时不小心推到了煤油灯,为倒掉了些煤油而惋惜和互相责怪的场景;《火棘》中老家满田坎的零零落落地生长着的一丛又一丛的火棘,以及小伙伴们放牛时采火棘的场景……历历在目。

……如今,一提起老家,在我的脑海里还常清晰地浮现出一幅幅背背篋的彩画。每逢接亲嫁女,众多男女老少,穿着心爱的服装,背着各式编织考究、有图案的特色背篋,背篋里装着贴着红纸的嫁妆和接亲礼物,一队队

走在山路上,远远望去,背景是青绿滴翠的山坡,头上是蓝天白云,脚边是绿茸茸的青草,一路蜿蜒,徐徐而进,背篋上红色的纸映衬下,身着各式颜色服装的接亲队伍,好似万绿丛中微风吹动的一朵朵花儿,多么绚丽的一幅山水画……

——《背篋》<sup>[11]</sup>

蛙声是水稻丰收的前奏,是对乡里人一天劳累的赞美。老人们在落幕中抽着旱烟,望着那绿油油的层层梯田,评说秧苗的长势,期盼秋天的丰收。小孩们坐在田坎边上,双脚在水里搅动,争着为青蛙的鸣叫打节拍,晚饭端上了桌子,父母亲喊了好几遍,他们才留恋不舍地走进各自家门,端起饭碗孩子聆听那有节奏的蛙声。年轻人劳累了一天,在暮霭中收工时,听着那“哆咪哆哆哆”的青蛙合唱,一天的疲劳也消失了。

——《蛙声胜似箜篌琵琶》<sup>[112]</sup>

在另外的路边水潭边,有时还会遇到一群年轻少妇、少女在水边清洗衣物。少妇们倘若碰上一个年轻小伙,总是不肯放过,围着他,泼溅他一身水,直到小伙抱头告饶并保证以后不再乱开玩笑才肯罢手。小伙子一走,年轻少妇们的爽朗笑声随着哗哗流水声一起奔向远方。这时,她们才发现小溪溪水也“咬”了她们的裤管,她们在浇水溅小伙时盆也不自觉漂进了水潭里的深水区里,裤管也被溪水浸湿了。她们相互看着那湿漉漉的裤管,又爽朗地笑了。

——《村旁的小溪》<sup>[113]</sup>

……我现在还后悔,我当时没有条件,把夕阳西下时采摘刺梨果的喜悦场面摄制下来。要是摄制出来,那该是一幅多美的图画:日落时的红霞映照在结满金灿灿刺梨果的刺梨树上,几条膘肥肚圆的耕牛在路边甩动着

尾巴,悠闲地啃着路边的青草,一群孩子在刺梨蓬上争先恐后采摘刺梨果,有的把手伸进刺梨树蓬之中,有的在仔细看被扎伤的手指,有的正抹刺梨果上的芒刺,有的把新摘的刺梨果送进嘴里后,尝着酸涩的香味笑哈哈的……何为快乐?这就是快乐,这是没有亲临其境的人无法享受到的快乐。

——《刺梨》<sup>[1123]</sup>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创造了财富,劳动是光荣的。作者从小身体力行投身劳动,热爱劳动。既有对劳动的切身体验,也有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赞美与讴歌。热爱生活,热爱农民、农村,并上升为影响自己创作的情愫。热爱劳动和积极的生活情趣,也是先生散文中频繁出现的主题。《蕨菜缘》中幼时背着小背篋在山坡上采蕨菜,工作后到住地附近的山上寻蕨菜,用自己劳动换来的蕨菜下饭,感觉特别香甜。以及《我家的石磨》中对母亲推磨时的情景刻画及感想:

母亲推磨时腰肢的行动自然流畅,至今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道多么靓丽的风景线啊。我崇敬母亲,包括她的辛劳和她劳作时那自然而流畅的劳作给我的美感。从10来岁时,我也学会推磨,既有因家境窘迫需要尽早参加劳动以减轻大人劳作负担的缘故,也有受到母亲推磨带来的美丽风景线的感染,我也要在推磨中舞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sup>[11]10</sup>

对劳动的礼赞,也展示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劳动者的讴歌,展示了作者善良和富于生活情趣的人文情怀。如《背篋情》中,作者是这样描写六盘水大街上的背篋的:

……有时,我在市中心区街头上,见到坐着一堆堆等待着帮别人运输物件的背背篋的人,我总是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在城区的

指定地点,平时三五成群,穿着朴实,把背箩平放在地上当座位,打打“飘十”(玩扑克),谈论见闻,有的还常说几个荤素混合的段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们总是那么快乐,对生活充满自信,每当有人呼唤“背箩”,要他们帮助运输时,他们是那么从容,谈笑风生,互相砍价钱,微笑着……<sup>[16]</sup>

作者对他们赋予了更多的关心、关注,对他们的形象刻画真实到位,可亲可爱,给予他们无限的尊重,也体现了作者个人的积极乐观的心态。

## 二、情感性与人文性的融合

王文楷先生的情感散文,从生活中的点滴写起,多为真情实感的记录,多源于对过往的回忆与记忆。展示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对社会人生的理解,表达积极的人生理想和乐观豁达的生活情趣。真情实感是这一类散文的生命线,较好体现了散文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表达主体性的特点。可作者却不局限于对“小我”和“自我”的表达,当然也不是概念化的“大我”的表达。而是通过文化元素的嵌入,娓娓道来,侃侃而谈,源源不断地注入人文性。读者领略到的不仅仅是作者的喜怒哀乐和脉搏的跳动,还更多地吸收到文化的养分。这些散文虽然不同于文化散文,或者说和文化散文不搭界,却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

《刺梨》中的主体审美与文化融入浑然一体,是作者这类散文的典范。文章总体上还是以情感体验为主:60年代困难时期吃刺梨的故事、童年时期在家乡的田坎上采摘刺梨的唯美场景,以及自己对刺梨的情有独钟,出版的两本书书名与刺梨有关,分别叫《野刺梨》和《山蔷薇》。这些都体现了较强的主体真实性,真实的事、真实的情,较好展示散文

创作主体性与真实性的特点,即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真情实感,从而打动读者。而本文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对写作对象的文化学阐释,通过文化学阐释的方式拓宽文章的审美边界与审美内涵。刺梨作为散文中的意象,它的美不仅仅在于生物意象的存在,更在其文化意象的存在,它让作者久久回味、魂牵梦萦,从生物意象开始,而最终远远超出生物意象。根本性地说,作者牵挂的是一种文化意象的刺梨。因此,作者对刺梨进行了分布上的地理文化学表达,进行了名称上的考证,以及展示了古代文人对其进行的称颂。

这些文化学意义的表达,因为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和真实故事有机镶嵌在一起,因而显得珠圆玉润,自然流畅,十分和谐。丰富了文章的文化内涵,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精神营养。这种文化的嵌入,丝毫没有要“掉书袋”的意思,非但没有冲淡文章的情感性与主体表达,反而有助于人们从文化的视角增进对刺梨的好感,更加有利于升华和丰富作品的主题。

徐鲁认为,散文之美,有时也来自于散文作家对他所写的事物的观察和描述的独特与精准,来自他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的文化融通能力和广博的知识谱系。强调了生活观察的重要性,生活是散文获取各种审美意象的源泉。而初步获得的这种对意象的感性认识是粗略的、浅表的,需要作家凭借自己的审美经验进行丰富,写作的过程,就是对审美形象进行不断丰富过程,也是文化注入的过程。这些被提升了的审美内涵,正是写作者意欲给读者输送的精神粮食,是作者的独到见解所在。因此,徐鲁在评价散文大师普里什文的创作时指出,正是因为有了长期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普里什文的散文作品在优美

的文学性之外,还具有丰富和准确的有关地理学、方志学、动植物学、民俗学、气象学、农艺学、物候学等方面的文化性与知识性。[2]而先生的散文,植物学、生态学、营养学、文学、社会学……无所不包。

### 三、散文杂文化倾向明显

贾平凹认为,“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3]。散文从广义的角度说,是大散文,既包含纯文学意义的散文,也包含回忆录、通讯、人物传记、新闻特写、杂文等,维系它们关系的共同的因素是内容上的真人、真事、真情,表达上的叙事与抒情基因。不同在于纯文学意义的散文更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表达上以叙事、抒情为主,以期给人情感的慰藉;而其他广义的散文则以适用对象的通俗性、普遍性见长,表达上则往往是把记叙作为写作的支点向议论化表达生发开来,评说时事,针砭时弊,以期给人思想的引领。

写散文的人不在少数,而写杂文的人却很少,能将杂文写好的人就更少。王文楷先生是六盘水市为数不多的杂文家之一。当然,也可以说他既是散文家,也是杂文家。这和写作者的涉足面广有关系,也和散文本身的边界有关系。或者说,散文的概念中有时也包含杂文,也或者说,散文的元素中有时会融入杂文的元素,让散文与杂文的关系密不可分。散文与杂文之间,概念上的密不可分和边界的模糊,对于一个既写散文,也写杂文的作家来说,其作品的特点在技法技巧上就更加难以割裂,难免相互融合渗透。作为一种客观的写作行为存在,作者的写作可能是杂文意义上的散文,也可能是杂文化倾向的散文。我们无需寻根究底它是散文还是杂

文,但我们不能漠视杂文化表达对其散文的影响。只需肯定,这种影响和倾向是肯定存在的。

如《过年的感觉》中,基本没有叙事的元素,也很少看到散文的意象。而是以谈和侃的方式,以议论化的表达进行。作者写作的思路是,不同的人过年的感觉不同——过年也是一种文化——过去过年与现在过年的变化,字里行间,基本上是以逻辑思维的理性表达为主。情感的表达则体现为观念化表达,体现出较强的理性特点。这是受杂文化技法影响较深的一类作品的代表。

### 四、内涵广博的思辨色彩

也许是受作者长期写作杂文和作为学者型作家的影响,其思维一方面发散性、跳跃性大,一方面又缜密和富于逻辑性。这就是所谓的思辨性思维,支撑它的表达方式应该是议论。

一般来说,叙事是散文的基本因子,但作者却很少通过单个的故事来写人写事。基本没有完整的故事叙事,大多是生活的横断面,为场景性和细节性表达,一个个的生活场景与细节,像熠熠发光的珍珠一样被串联起来形成耀眼的光环,连接它们的的就是作者的思辨性思维特点。

在作家的创作中往往能够将这二者体现得很好,各种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作为散文的基本意象存在,涵养了散文的意象美和意境美的审美特质。而议论化的思辨思维方式的开放性与跳跃性特点,对意象进行了深度与广度的连接,思路纵横捭阖、收放自如。使用了议论的方法,而不被议论破坏形象性的审美特质。如《蕨菜缘》中的一段描写:

在我们老家山野上生长的蕨菜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呈乌灰色的,这种蕨菜采回家中,



在沸水中焯一下,放在盆中用清水泡起来,吃时从清水中捞起切成小段,用干辣椒与蒜苗一起炒后,便是一盘美味可口的菜肴。这种蕨菜,我在老家时,大人们还将它拌入包谷面中,做成包谷馍馍,吃起这样的包谷馍馍,总是有蕨菜的清香和甘甜,至今想起,口边还有余香。另一种是呈青绿色的,老家的人都喊它为广栋苔,像刚从蒜苗地里拾掇的蒜苔一样,青绿硬朗。这种青绿色的蕨菜苦涩味较重,但去掉苦涩味后,清香味浓。老家人把这种蕨菜采回家中,要先在沸水中煮相当时间,再在清水中泡较长时间,吃起来才没有苦味。这种蕨菜虽然加工较麻烦,但切成段后,用猪肉拌炒后,拿上桌子,颜色青绿,吃起来脆嫩,色香味俱佳,是山珍佳肴。前几年,回老家去,见家乡人已经把这种蕨菜更名为薇菜,称它是蕨菜中的上品,专家们鉴定这种蕨菜所含的多种营养素高,并且维生素等含量也高,加工后不仅在国内有较好的市场,还远销国外。据说把这种蕨菜命名为薇菜,是经专家们查找相关植物分类的书籍后正式命名的,是商品名。<sup>[1]26</sup>

这段描写兼具叙事、抒情、议论的特点,内容丰富,意象跳跃很大。蕨菜的植物学分类、蕨菜美食的社会学变迁都体现了作者表达过程中的思辨性思维轨迹。而关于蕨菜的加工制作的各种意象则有机穿插其中,成为作者思辨轨迹上的一个个亮点,闪耀着审美的光芒。

### 【参考文献】

- [1]王文楷.一路芳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4,6,8,10,12,23,26
- [2]徐鲁.散文创作枝谈[N].天津日报.2016-7-12-010
- [3]贾平凹.美文·发刊词[J].美文.1992,(1)
- [4]刘艳华.散文阅读和创作中有关思辨的运用[M].黑河学刊.2011,(8):121

【作者简介】杨永贵,男,六盘水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刘艳华认为,思辨的过程是情感升华的过程,也是思想深化的过程。感受是情感化的,而思辨是思想化的,最终作为文字在文章中表达出来一定是情感和思想统一化的。在思辨的过程中,还应该有意地将文化和感觉思辨结合起来,这样创作出来的文字一定富有文化内涵,从而提高文章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4]王文楷先生的散文的很大特征,就是在富于思辨的表达中,提升了形象的情感意蕴。如果不是这样,谁会知道普普通通的蕨菜、普普通通的刺梨,背后还有丰富多彩的故事。

当然,先生的一些散文可能受杂文的议论化表达影响过多,存在主观情感过于饱满,或是抒情“用力过猛”的现象,在点题上不能做到“点到为止”,或点得过多,或点得过重,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散文的形象性审美特质。例外,在个别细节刻画上存在表达不够到位的现象。如《我家的石磨》中,母亲推磨时的美丽风景线虽然是作者的动情点,却刻画得不够。这道美丽风景线的存在肯定是事实,令作者非常感动也是事实。但作者的感动不能代替读者的感动,因为这里留给读者的信息不多,读者看到的除了母亲“行动自然流畅”,再无其他,信息量太少,刻画渲染不够到位。

不过,瑕不掩瑜,先生的散文作为六盘水散文百花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吹尽黄沙始见金

——《六枝文艺》2019年第1期脱贫攻坚散文特色品鉴

◎陶玉鑫

**【摘要】**空前绝后、举国鏖战的脱贫攻坚战即将于2020年圆满收官。数年来,这个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及不朽业绩,同时也与时俱进地诞生出无数优美诗文。《六枝文艺》2019年第1期所选编的《当扶贫路上的“老黄牛”》等五篇散文作品,凭借其浓郁的真情实感、深刻的思想力、特殊的阅读愉悦成为此类作品中一簇耀眼“浪花”。

**【关键词】**六枝文艺;脱贫攻坚;散文特色;阅读品评

我国当代著名散文家秦牧曾经强调指出:散文这个领域是海阔天空的,一切篇幅较短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围,它是文艺性的政治、社会论文;或者个人抒情气氛很强烈,或者包含着一个故事,或者是如实记事,也许夹叙夹议,也许气象万千,也许三言两语……

秦牧非常强调散文作家的时代责任感,认为散文创作应当积极参与并推动现实生活向前迈进,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带有浓郁时代气息的高尚主题和美好境界。纵观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文联主办的《六枝文艺(季刊)》2019年第1期,其“脱贫攻坚”栏目所收录的《当扶贫路上的“老黄牛”》《驻村当“蒲公英”》(作者刘迪),《桃花源与脱贫攻坚》(作者艾永),《一个贫困村寨的向往》《新寨新生活》(作者李恒),《驻村随想》(作者曹伦)等五篇散文,就是抒发作者独特感受,讴歌时代潮流,传达作家真实自我个性与深情厚谊的作品。

我们都知道,优秀的散文作品,是作者以其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和独特感悟来打动读者的,应该用心去写、由情触动、有感而发,从而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并在思考过程中让情感得以升华。因此,散文作品的文格与作者的人格是相通的。只有紧扣时代脉搏,勇敢面对生活、思考生活,才可以悟出生命的意义、接受生活的多彩、正视人性的复杂、注重生活的质感、强化主体的感受,做到文字的真实与自然,才能达到下笔成趣、着墨无痕,才能写出意境的深邃和主题的高远。

而2019年第1期《六枝文艺》选编的这组脱贫攻坚散文作品,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新奇感悟与写作启迪呢?

## 一、抒写作者真情实感

我们都知道,别说是议论抒情性散文,即使是写人叙事、写景状物类散文,都应该抒写作者的真情实感,并将其当作重要的评价标

准。真情实感是散文的内在生命,尤其是作者倾注于文中的主观情愫,是一篇优美散文不可或缺的灵魂,一旦缺失就失去了散文之心。

如艾永在《桃花源与脱贫攻坚》中,以内心独白方式,开篇叙写“我的童年是守着粮仓长大的,当时的粮店四周有高高的围墙紧箍着,只能由东西各开的两扇大铁门进来”,目的是为了衬托下文写作者“2018年3月,为助力脱贫攻坚减贫摘帽工作,作为驻村队员,走进了千家万户,和农民朋友交了朋友,打了交道。实话实说,作为从小在城里长大的自己,和现在蜗居于高楼大厦中一隅相比,真的羡慕嫉妒恨广阔天地的农民兄弟”的特殊感受,表现作者童年生活的苦闷彷徨,以及对如今农民摆脱贫困后所拥有的“桃花源”般生活环境的由衷赞美。难怪作者紧接着说:“现在农业农村气象万千,一定程度上有了‘桃花源’的味道,比我小时候夜郎自大地以为所居住的‘桃源’美丽许多,颠覆性地改变自己对农业农村的人生体验”。这种心灵的剖析,颇具情感的真实,虽用笔朴素,却是以情动人。再如刘迪的《驻村当做“蒲公英”》,叙写村干部“沉下心来干工作,心无旁骛钻业务,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强调“村干部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权力有限,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因而希望他们“当做‘蒲公英’,承得住痛苦的煎熬,受得起情感的冷落,经得起风雨的吹打,吃得尽世间的清苦”“争当脱贫攻坚的战士,争当贫困群众的守护神”,以此唤醒千千万万的驻村一线党员干部的良知、党性、使命、初心。这些作品,诚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那样:“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在书写真实情感基础上,作者的情感移入也是提升散文境界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曹伦散文《驻村随想》写到:“我发现当前农村有几个现象比较突出:一是产业在发展,环境在污染;二是农民口袋鼓了,脑袋却贫穷了;三是政府优惠政策多了,村民对政府的看法却多了;四是条件改善了,年轻人住上新房子,老年人却住差房子;五是农村经济上去了,农村文化却淡化了。”这篇散文通过现在农村某些正反现象的对比,引发作者对驻村工作的忧思,从而形象揭示出我国新农村建设既有物质方面的需要,更要有精神文化的需求,突出了“乡里乡外”工程建设的艰巨性与长期性,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朴实真挚的情感。在该文中,驻村不再是浮在表面的形式,而是浸入骨髓的深沉思考,是忧国忧民情怀的形象再现。当然,情感的移入虽对于散文创作十分必要,但也必须以真实情感为基础,尽量规避“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式写法。也就是说,散文的情感抒发不能像诗歌抒情那样有大幅度的想象和虚拟。如艾青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那样:“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你的儿子,我敬你!爱你!”诗歌可以这样抒发情感,但倘若这样的句子写入散文,就显得不够真实。

## 二、富有深刻“思想力”

所谓“思想力”,指的是散文内蕴丰厚,具有思想深度。一般情况下,具有深刻“思想力”的散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揭示生活真谛或社会真相。如刘迪在《当扶贫路上的“老黄牛”》中说:“老黄牛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它提倡无私奉献,崇尚开拓创新,弘扬忠诚实干,彰显力量

和善良。”因此,“扶贫路上,要有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自强精神”“扶贫路上,要有吃草挤奶的奉献精神”“扶贫路上,要有勇往直前的开拓进取精神”“扶贫路上,要有脚踏实地的认真扎实精神”“扶贫路上,要有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据此,作者呼吁道:“大力弘扬老黄牛精神,发扬光大老黄牛精神,形成一牛当先、万牛奋蹄、声势浩大的阵容,脱贫攻坚的目标定能实现。”这种思想认识,无疑契合了欧洲文艺复兴开拓者、意大利中世纪著名诗人但丁的观点:“作品的善在于思想,美在于辞章的雕饰。”这类散文思想深邃,能够引发读者的深层思考;不过,写作中也要注意文章的构思与文字的修饰,不要因文害意。

另一类是具有文化品格的散文,它们或呈现文化意蕴,或反思文化。如李恒的《新寨新生活》,在文章中渗入了竹筒、书法、剪纸画知识,通过对六枝特区新场乡新寨村“竹筒上写有‘清洁十件事’”、村口墙壁上写有草书体《新竹林园记》等的介绍,从而得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村里树立的这些乡贤,旨在引导村民见贤思齐,倡导和引领乡风文明”、“脱贫攻坚,开启了新寨新生活”的见解。这种散文通过对文化命运和民族传统进行深入思考,并与我国目前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收官战紧密结合,使散文作品赋予了鲜明的崭新的时代特色。

还有一类是具有哲学思维的散文。作者通过写人记事、描景状物、谈天说地,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再以艾永的《桃花源与脱贫攻坚》为例,文章通过把作者童年时亲眼目睹的粮店收缴公粮、居民排队接水、幼儿互窜家园等生活现象,与当下六枝特区中寨乡干河组在左金昌老人影响下开展“环

境卫生整治”“释放出了一个村寨的精气神”作对比,从而获得打造一个“桃花源”般新农村的美好感受。这篇散文形象地告诉读者,脱贫攻坚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参与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的无数党员干部,“不光是参与了一个又一个的桃花源建设”“还要努力使已然桃源与时俱进地变得更加桃源”。很显然,文章通过哲理思辨,把帮助贫困村民摆脱贫困的脱贫攻坚,理性化地上升为“乡里乡外”俱美的新农村建设,提升了文章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因此,这类散文既有形象性,又巧妙熔铸哲思,避免了空洞的说教,增强了愉悦性和审美感。

### 三、带来阅读愉悦快感

在现实生活中,优美散文假如不是以思想隽永见长,那么就应该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辞章修饰等形式上具有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带给读者含蓄隽永的美妙、愉悦的阅读感受。

首先,要有丰富的知识。如曹伦散文《驻村随想》借“驻村”这一话题,通过草原村九组生有三子、住着两栋大平房、坐着小轿车前往市政府索要低保老妇人的事例,联想到脱贫攻坚中的五种“不和谐”现象,从而提炼出做好草原村脱贫攻坚工作需要认真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以便“更好地聚焦工作重点,进行清单式、项目化、标准化管理”,最后实现脱贫攻坚圆满收官。这样,文章广征博引、深入浅出,知识丰富,让读者感受到知识、智慧和趣味的魅力。

其次,要有巧妙的构思。如李恒的《一个贫困村寨的向往》,在描写牛场乡平寨村水落洞村民组时,从村口那副“水落洞落水水落



洞天福地,平寨村村寨平平寨村美寨宁”对联写起,再写村貌似“金盆”,村里有“幸福桥”、甘甜井、“感恩亭”、“镂空”围栏,最后写到“平寨村的老旧房整治、安全饮水、庭院硬化、改厕改厨、乡村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基本完成”,而将这些写作节点相互连接起来的,就是“平寨村向往富裕、向往文明、向往美好生活”的浓郁情怀。文章以情感为中心、营构全文,抒发了作者赞美脱贫致富奔小康、讴歌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主旨。这类散文或以情感联结全文,或依靠一个凭借物,自然而然地引入主题。

再次,要有语言美。仍以本期杂志中李恒散文《村里那片竹林》为例,作者开篇写道:“我们村里有片上百亩的竹林……风过时竹浪翻滚,碧波荡漾,清爽宜人,竹叶摩擦的沙声宛若天籁,让人心驰神往。雨过天晴,竹叶在阳光的映照下亮光闪闪、竹叶尖挂着粒粒水珠,像晶莹剔透的宝石。”这里,文笔生动,辞藻华丽,读之如沐春风;语言呈现个性化特征,融笨拙与轻灵、泥土气与现代感为一体,带给读者以美妙绝伦的文学享受。

最后,要有意境美。何谓意境?中国文艺学理论泰斗、北师大博士生导师童庆炳教授认为:“意境是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是抒情作品中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及其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散文写景易、抒情易,情景融合也容易,然而开拓审美想象空间却很难。仍以李恒《村里那片竹林》为例,作者在第7段中写道:“闲暇时,我怀揣一管自制的竹笛走进竹林,找一个静谧的地方,吹奏一些悠扬欢快的笛子曲……曲终小憩,望着一竿竿迎风招展的竹子延绵无垠,拔地而起,排山

倒海,直刺天穹,充满了凛然气节。”文章既写出了作者身处家乡竹海中怡然自得、宠辱皆忘的心境,同时又抒发出孤傲脱俗的情怀,更有深层次的审美想象空间,甚至还有一丝古人崇尚遗世独立、超脱凡尘的精神与意味,因而具有意境美的特点。

总之,无论是歌咏祖国的名山大川、绝美风物,还是赞颂时代英模、典型事迹,亦或是抒写伟大新时代、再现不朽之业绩,只要是以情动人,或以思想深刻见长,或以辞章巧妙构思愉悦读者,都是构成优秀散文的重要基础与充要条件。只要是在某一点上独具特色,就能堪称为优美的散文作品;假如还能做到多个方面综合再现,那更是可遇而难求的上乘佳作了。

**【作者简介】**陶玉鑫,男,六枝特区一中教师。

# 文化哲思中的地域书写

——简评吴学良的散文创作

◎王 华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鲁迅先生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注意。”贵州本土作家吴学良便是一位地道的地域文化散文作家，中国凉都六盘水的文化历史积淀，在他这里化成汨汨流淌的艺术清泉，喷涌出不尽的审美浪花。他将六盘水、贵州，乃至西南大地放置在一个大的历史文化场域之中进行思考，从而在沧桑历史遗迹中发现审美意蕴，发现哲学内涵，历史的沧桑、诗性的韵味在吴学良这里跃然纸上。他近年来出版的《说吧，家园——水城历史文化生态笔录》《灵河——北盘江从毛口至都格段印象》《岁月手记》《阳光穿透风的背影》《残苇》等散文集均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丰厚的情感、鲜明的艺术特色，引起了省内外的关注，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影响。

吴学良喜欢在乌蒙大地行走，寻访古迹、叩问历史。他的写作从自己切身经历和深切体验出发，饱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思考，闪烁着时代精神的火花，具有历史的沉思和生命的悲悯。他的散文创作既有叙事抒情、借物咏怀，更有对历史文化的思考。譬如《大地足音》一文，作者站在历史与现代交汇的今天，面对四面群山林立，有关古夜郎逝去的故事涌上心头。而见到眼前小河里洗浴人群的欢快，聆听着河湾想起的情歌与甘蔗林的声音意蕴天成，油然生出“这是又一个香格里拉吗？”和“我的心再也没有烦恼”这样的慨叹。作者在表达和书写乌蒙大地时，似乎总有一

股激情和自豪潜涌于字里行间。又譬如《天门传奇》一文，作者开篇就写道：“在当今城市生活骚动、狂乱、不安之际，北盘江边花戛台地上天门古寨的遗世独立，绝对是一个传奇”，接着将笔宕开，细致地讲述了天门古寨以及布依人习俗，还作出“天门村这种天然的农耕文化遗存背景在我看来，就是当世仅存的布依文化人类学原生态故乡”的评价，叹息中亦有激情和自豪。

吴学良的散文往往将史料、知识融为一体，显示出作家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生活体验。他的这种表达不是浅尝辄止的文字堆积，不是毫无节制的修饰和赞美，而是饱含真情的眷眷之心的流露。譬如《祖根·家园》中，作家从牂牁王朝、夜郎古国后裔的角度，在追思和展望中激扬文字。昔日的战火早已熄灭，昔日的雄风也已成为烟云，剩下的只不过是岁月的尘埃淹没了的山水和大地。掩卷沉思，作家怅然喟叹：“‘牂牁江畔有古夜郎，古木城变成郡邸厅’的声音在时远时近，断断续续地随风传来，祖根啊，你就这样在家园的大地上迎风而长。”作家写牂牁国、夜郎古国，不是为了抒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以史为鉴返观当代人的生命困厄与乏善可陈，在历史的河流中找回民族的自信。再如《一山一河的清风浊梦》《故乡背景写意》《滴水岩三章》等篇章，作家通过鲜为人知的六盘水历史、古迹等的叙述与描绘，让人们在触摸历史的同时又不禁会低头沉思，其文字的厚重令人赞叹。

吴学良的散文还充满了对生命的哲学思

考,给人教益和启示。他在《明月朗照耀黔西》一文中通过追思王阳明先生人生轨迹,特别是龙场悟道之境,而生发出“人生际遇是说不清楚的,许多深刻的思想,往往都是在人生失意时才迸发出火花……人生失意或许就是生命走向完美的又一次际遇!”这样的感慨;《凤凰泊记》中凤凰桃源般的景致引发作家对生命的思考:“而时光就像被人心压弯了的拱桥,桥两头一边是现在,一边是过去,从现在走过去是今古传奇,从过去走过来就变成传奇今古……这时,凤凰古镇反而在我心灵中不但远,而且近。”而拜谒沈从文先生墓,追思先生思想和文章以后,作家更是发出“人归大地时,‘活埋’土葬的是自己,‘埋活’救赎的是他人”这样的深刻感悟;《季节感悟》中发出“空间形式多样,或许我的有些与众不同,别人也剥夺不了”“如此看来,风未必是唐时的瘦暖,民俗还是传统的意味悠长啊”等这样的喟叹,都是作家对生命的深刻思考。

吴学良还是一位有着浓重佛教情怀的作家,他的文章渗透着“禅”。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以及人的欲望膨胀,造成了人心灵的缺失。表面繁花似锦的背后,却让人感到莫名的空虚。而佛家思想如同一盏明灯,让人的心灵可以得到指引,看到人性中的善良,人性中的光明,让人们能得到一个宁静的归宿。他的散文将深远的禅意与日常感悟融为一体,给予人文关怀与思索。他在《季节感悟》一文中发出“也许,该去的去,该来的来本来也是一种佛缘。”“设若无生无死,有何来花枝春满,天晴月圆的菩提与正果?”“或许在梵音清远里,暮鼓晨钟下的面壁和古佛青灯下的打坐,也是生命的另一种皈依呢?”这样的感悟;在《乡关何处》一文写道:“走过你,才发现人生不过是荒草尖上的一滴露水,才发现忘了老去,失了流年竟然如此简单,才知道‘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原来不是一种错觉”

“其实,你也没想到,人生真的讲求因缘际会”“你也知道生命苦短,记忆流长,能让你平复喧嚣尘世硬塞给你烦恼的是禅的那声叹息”等等,这些都是他把佛学智慧融入文学创作,让读者能够领悟其中的般若智慧。这在《灵魂在风吹的地方》《小天生桥随记》《湿地:水墨禅韵》《灵魂在滇黔高地流浪》等篇章皆有体现。

此外,吴学良还非常善于在历史文化遗迹、生活方式、民情习俗中发现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从重访古夜郎到丽江古城,从钟山、水城河的随想到胜境关、丹霞山、大理古城等古迹的沉思,从阳明洞凭吊到拜谒沈从文墓,作者以六盘水为考察中心,在历史文化的找寻中捕捉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骨和文化脉象。一提到故乡的风俗民情作家如数家珍,眷恋故土的那些人物被作家刻画得亦栩栩如生,如在目前。这些真实的审美表现和深刻的历史思考,让作家的文字具有生命的热度和历史的厚度。

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吴学良是乌蒙大地上的散文健将,他的散文充满生命的热度,属于“灵魂的写作”,在当今的散文写作中,能够坚持这样写作的作家很难得。散文不应该只是抒写经验和简单叙述,它应该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抒写人类的精神视野和灵魂刻度。散文不应该只是抒发小我情感和认知,它应该意境高远、气象宏大,展现出人文的关怀、审美的理想。我相信,凭着吴学良的勤奋和勇于探索、超越的精神,他一定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散文理论和散文风格。

**【作者简介】**王华,男,六盘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王锡靓)

# 于行走中感怀人生

——评刘毅散文集《少年游》

◎许兴阳

【摘要】刘毅散文集《少年游》叙写自己曾经难忘的生活经历,于行走中触摸人性人情,在对故乡和往事的怀念、追忆中,表达乡愁,感怀人生。散文集采用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美丑对照、抑扬互现等艺术手法。恰到好处的方言,展示了真我,充满地域特色。

【关键词】刘毅;《少年游》;散文集;研究

刘毅,贵州六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报告文学集《石头上的梦》、中篇小说集《都市鸟》、长篇小说《欲壑》等百余万字作品。其散文集《少年游》出版于2018年3月,汇集了其近10年创作的37篇散文:“游踪履痕”(22篇)、“乡土田园”(6篇)、“往事如歌”(9篇),是作者“全凭心性使然”而“游历行走的结晶”。<sup>[1] 224-225</sup>

目前,学界对这部散文集的研究尚未出现。本文拟就其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探讨。

## 一、内容丰盈,真情可感

文学乃人学,任何文学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人性,《少年游》也不例外。只不过该散文集绝大多数的篇什,都是撷取旅途中的一些片段,或写景摹人,或叙事描世,从而建构诗意世界,展示人情百态,触摸善恶人性,暗合集名之“游”。

### (一)旅途中触摸人性

不停地行走,并在行走中触摸人性,是该散文集最鲜明的特色。《少年游》既是集子的名称,又是其中的篇什。单就《少年游》这篇

极富特色的散文而言,一是内容集中、主题鲜明。作者追忆自己40多年前刻骨铭心的游历过程,表现了不安分的少年身处贫瘠狭小的乡村,却又对外部大世界充满强烈好奇的心路历程。“我”总是想离开故土,初心是满足始终萦绕心中的强烈“火车情结”——“到山外去,看火车坐火车,便成了打在我心里的一个结。”<sup>[1]18</sup>为了坐上火车,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作者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劳动——背着一麻袋山楂果去乡场上变卖,换取了五角钱,花三角买了张火车票,总算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不过,这次美好的经历也就短短十分钟,显然很不过瘾。高中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遇,作者终于和表哥小国一起,坐上火车,从贵州家乡出发,经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到达上海,并在上海待了几天,虽然期间因为阮囊羞涩,突发状况连连,但作者“心理充斥着对火车的热恋,洋溢着山外世界五彩缤纷的诱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sup>[1]24</sup>

实现这个心愿的过程中,作者打造了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少年时代心灵的纯真美好,并在城乡比较中展示对淳朴善良人



性的渴盼、对美好人性的向往。<sup>[1]21</sup>

二是语言生动形象,刻画惟妙惟肖。文章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自己小学四年级,便和同学福生满怀激情徒步近40里,前往刚刚建成的六枝火车站,欲一睹盛大的通车仪式。结果,天不遂人愿,火车只到安顺站。通车仪式结束,天色已晚,回不了家。

作者用精准的语言,再现了两个沮丧的小伙伴前往福生表姑奶奶家借宿的过程,绘声绘色地刻画了表姑奶奶这一形象。她为了节省一顿晚餐,明知两个小家伙没吃晚饭,饥肠辘辘,却佯装不知。直至第二天早上,才给两人各煮了一碗稀饭,当他俩狼吞虎咽地倒进空空如也的肚子里,正欲喝第二碗稀饭时,厨房里,突然响起咣啷咣啷的刮锅声。于是,虽食欲未尽,也只好恋恋不舍地放下碗筷。对此,作者有生动的描述:“走在回家的路,那种空着肚子赶路的滋味,至今仍让我刻骨铭心。很久很久了,街上人的抠门,让我难以释怀。”<sup>[1]21</sup>

多年后,随着阅历的增长,视野的开阔,作者对那个什么都凭票供应,限定口粮的年代,表姑奶奶惯常的作派,终于释然,不禁感慨,“时至今日,我仍觉得福生表姑奶奶赏赐的那碗稀饭,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东西。”<sup>[1]21</sup>

其他,如《绝地花开》、《穿洞人家》、《“八音”传人》等诸多篇什,无不是行者的歌吟,无不是在旅途中写景状物、叙事摹人。当然,也有少部分文章涉及贵州以外的地方,如《人在囧途》写西安、北京,《墙上的树》、《梦幻龚滩》写重庆,《西施眼》写浙江诸暨等,都是灵魂深处的赞歌。

总体来说,此类文章在人性人情的立场上,赞美者众,贬抑者寡,倒也体现了作者的

创作观。不忘本心与感恩,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文化素养和人格精神最根本的体现,或许,也是散文的魅力所在。刘毅笔下,山水有灵性,景物含深情。读其散文,总让我们身心得以陶冶,精神的尘埃得以清洗。

## (二)漂泊中感怀故土

乡愁,大概是每个作家都避不开的主题。在刘毅的笔下,偏远的故乡总是那样的可亲,总是令其魂牵梦绕。艾青曾说过:“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其实,爱故乡,爱的是故乡在自己生命历程中,曾经具体存在的人、事、物、景等。

《我的老父亲》与其说是一篇写人记事的追忆性散文,倒不如说是一篇关于父亲的传记。该文是其父去世后,酝酿了三年的文质皆优的感情喷涌之作,也是整部散文集中最长的篇章。其主要特色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叙事曲折,引人入胜。文本以父亲退休前后为界,分上下两篇。上篇采用倒叙的方式,波澜起伏地叙写了父亲退休之前种种“特立独行”的事情。文章从1959年切入,开始对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事情进行“显微式”地记叙。文章点面结合,以父亲为主要叙述对象,兼及国家的发展历程、面临的困境和家人尤其是作者在面对诸多困境、人生选择之时,父亲给予的莫大帮助。

二是发乎于心,饱含深情。文章细细地梳理了父亲的一生,满怀深情地追忆了父亲为了孩子们的前途精心安排和筹划的过程,赞颂了平凡父亲的善良、勤劳、踏实、敏行纳言、执著坚守、敢于面对邪恶、勇于承担困难等优良品质,读之令人动容。“收到通知书的那天,平素不苟言笑的父亲,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张已被岁月风霜镌刻不少皱纹的脸,容

光焕发,灿烂如菊。”<sup>[1]123</sup>“临别,平素话少得几乎花钱买的父亲,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从饮食起居到待人接物,絮絮叨叨,谆谆告诫。”<sup>[1]125</sup>爱子之情展露无遗,父亲的形象跃然纸上。

《乡路》集中写了故乡通往外界的山路上发生的、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两件事:一是当回乡知青时挑“庄稼煤”(烧火煤),二是抬着危重病人上医院。乡路中有一处悬崖,“崖下是让人看了头晕的峡谷,崖头上的路,也就一尺来宽,人几乎只够下脚,马呢,走在上面,稍一打滑,一脚踩空,就会马失前蹄,连煤带马坠入深涧。”<sup>[1]144</sup>乡路艰险,可还是得走,因为,它是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几十年过去了,虽早已离开故乡,作者还时常挂念这条已经被高速公路取代的山路,并期盼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其情殷殷,其意切切。

《记忆打铁关》中为了赶赴毛口买红糖,欲借宿同学家,可卢同学的绝情绝义让作者耿耿于怀,而残疾同学王达亮母亲的热情好客,又让其倍感温暖:“许多年过去了,尽管我曾品尝过形形色色的排场宴席,可打铁关下的这顿饕餮,却是记忆中绝无仅有的美餐。”

<sup>[1]157</sup>《心中的城》则追忆了自己曾在郎岱学习生活的6年时光,笔法简练,条分缕析。而《印象毛口》、《记忆打铁关》也是郎岱中学学习生活中“学农”的插曲,同学之情、初恋之爱、师生之谊,宛然可触。《逐浪牂牁湖》记叙重游故地六枝毛口老王山下的人工湖——牂牁湖,景物描写细腻,借景抒情,展示了故土难离的主题。

对故乡人、事、物、景的深情惦记及诗意联想,是刘毅对生命源点的反复确认与自我省思。如凌之鹤所言:“通过对故乡人情风物的真诚追忆(还原而非制造回忆)和怀念,最终以诚实的文字生动地呈现出精神的家园和

灵魂的故乡,既是对历史乡土文明的有益追溯和回忆,也是对现代乡土文化的艺术想象或重塑。”<sup>[2]</sup>

### (三)往事里打磨美好

人如草木,一秋即折。美好或者痛苦的往事,总是让人念念不忘,而《少年游》中,美好的经历远远多于痛苦的往事。“散文是心灵的艺术,是一个人与天与地与社会与自己内心的对话,是散文家人格精神的载体。”<sup>[3]</sup>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刘毅的赤子之心。

《生命中的风景》回忆了上世纪60年代在父亲对安顺略显夸张的“再现”中,自己和同学李强曾到黄果树瀑布和安顺城区游逛的难忘经历,表现了人性的美好:一是同学之情的深厚。李强作为县城里的同学,却无丝毫的身份感,和来自农村的作者一拍即合,在少年心性的支配下,同学俩决定从六枝到安顺。因为经费紧张,两人尽量徒步。途中虽遇烈日、暴雨、饥饿,但不曾放弃,终于在互相鼓励中,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那个年纪的“壮举”,充分展现了同学之情的可贵;二是干爹之爱的无私。因为徒步前往黄果树,所以一天下来,两个少年并未走出多远,只好投奔作者的干爹。当敲开门时,干爹看见干儿先是惊愕,了解详情后便是朗笑,接着吩咐干妈重新炒菜做饭。干爹的热情好客、干练慈祥,被作者刻画得栩栩如生。而一宿之后,干爹挽留不住干儿的遗憾和不舍,虽着墨不多,却令人怦然心动;三是陌生之人的纯洁友善。到了安顺后,“富强”旅馆服务员张大爷的健谈和热心,路边摊卖荞凉粉老奶奶的慈祥、盛情及慷慨,无不神情毕肖,有声有色,很好地表现了那个年代陌生人之间不计功利的纯洁和友善。

《病历》写自己在四十多岁患腰椎间盘突出的一次难忘经历。作者身为中医,患病后,对生命的感悟更加深刻,求医期间,遇到不同品行的医生、病友,虽痛苦多多,却仍讴歌美好,剖析自己的灵魂,反思当下的人情百态。《板贵走笔》与《轮回》书写的对象是安顺关岭的人和事,追忆历史变迁,畅想美好未来,赞美人之伟大。《沙龙轶事》、《怀念陈哥》追忆自己文学创作道路上发生的点滴往事,温情脉脉中,自有一番感人的力量。

往事并不如烟,因为在刘毅的眼中,这些往事都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生命烙印,留下了美好而温馨的记忆,并在其还不是很漫长的岁月中,散发着诱人的光辉,促使其精神有所皈依与漫溯。

## 二、手法独到,特色鲜明

### (一)夹叙夹议,虚实结合

《少年游》基本属于叙事类散文,因此记叙就必不可少,而如何升华主题,也就成了考验作者笔力的重要一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采用议论的表达方式,刘毅也常常使用。但除此之外,刘毅又独出机杼,在夹叙夹议的基础上,非虚构摹写眼前人物、景物、事件的同时,又采用虚构人物走向、幻化景物特征、重建事件维度等手法,多层次、多向度地展示抒写对象,升华主题。

如《渡功亭写意》先讲述了到渡功亭的缘由,到达目的地后,“凝望着一望无垠波光粼粼的夜郎湖,思绪仿佛脱缰的野马,在历史的原野上尽情驰骋。”<sup>[1]12</sup>继而虚写中国舟船史,再实写杨氏五代人与渡功亭、乐东渡口间的关系,条理清楚,脉络分明,高度评价了平凡艄公不平凡的价值意义,正是因为杨氏几代人的乐施好善、热心周到、顽强坚毅、不求回报和坚持不懈,方使得渡口附近的百姓,交通

更加便利,生活得以改善。直到如今,仍在坚守渡口的杨氏后嗣,给我们以极强的心灵震撼——唯有不忘初心,唯有坚忍不拔,方能善始善终,方能体现不凡,昭示着时代精神和当下的主流价值观。

《跪井》叙写了黔南长顺白云寺的由来,描述了建文帝、徐霞客等历史人物与跪井的关系,详细展述了跪井的环境、水质等,虚实结合,肯定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环保意识,设想地球无水时可怕的图景。文中体现出的环保忧患意识,令人深思与反省。

《古树遐想》详细地描写了矗立于铜仁玉屏中学的百年红豆杉和朱家场牛市的八百年古樟树,表达了内心的震撼,“伫立在遮天蔽日的古樟树群中,仿佛还能听到战马的嘶鸣和红军战士们高亢的呐喊……历史孕育了历史,古树就是历史。善待古树,就是善待我们自己。”<sup>[1]10</sup>夹叙夹议,虚实相生,言尽而意无穷。

《墙上的树》首段即点题:忘不了重庆合川钓鱼城古战场一棵长在墙上的树。接着,由实至虚,“扑入眼帘的古迹名胜目不暇接,耳畔仿佛仍回荡着当年宋军抗蒙时的炮声和呐喊”,联想到曾经发生在钓鱼城的历史事件,“然而,令我为之一震的,却是一棵长在墙上的树。”<sup>[1]56</sup>虚实结合中,引领读者穿越时空,增添了艺术魅力。

《梦幻龚滩》是作者午后居家10楼阳台上的“神游”之作,恍兮梦兮,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叙议结合中,令读者领略了龚滩的美景,完美“神游”。

《杨氏庄园随想》由眼前破落的苗族义军“虎字将军”杨树森的府邸,勾勒了杨氏庄园的前身后世,于古今历史中漫步,在曾经的辉煌和如今的凋落中思考,详写贞丰者相三

“虎”的由来,认为“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倘若能干好许多事情,干得漂漂亮亮,自然求之不得,但这样的全才,毕竟凤毛麟角。芸芸众生,无须好高骛远,更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水滴石穿,一辈子专心致志做好一件事,或者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做得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就算是成功了。”<sup>[1]69-70</sup>

这些议论都是作者对人、事、物、景的看法和观点,是散文中的哲理,是作者借助所摹写的客体而提炼出来的真谛,“是在最崇高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许多高尚的强有力的思想。”夹叙夹议中,增添了思辨的力量,拓展了文章的深度,烛照了纷繁复杂世相下的本真。

## (二)美丑对照,抑扬互现

美丑对照是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在《〈克伦威尔〉序》提出的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他认为作家应该在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等安排上,对照着描写,把人性的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崇高与卑下,同时展示出来,并适度夸大地突出某些特性,形成较为鲜明的对照,以便体现作家所表达的思想主题。其小说《巴黎圣母院》即是利用这一原则的最好例证,因为畸形而丑陋的加西莫多,心灵高尚,而帅气高大的副主教加罗德,却卑鄙龌龊,两者恰巧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刘毅在散文集《少年游》中也采用了这一原则,结合抑扬之法,来表现人性,并始终对人性抱着美好的期许。

强烈的好奇心、行大于言的果决、敢于冒险和探索的精神、善于观察事物并体味人性之美丑,构成了作者旅途中多向度的行为指针,“游踪履痕”之《人在囧途》最有代表性。该篇展示了作者游历西安、北京两地的囧状,年轻女导游杨羊的机智热情,却又老于世故;“黑导”刘女士的奸诈诡谲、票贩子刘萍唯利

是图中的诚信……无不栩栩如生,让人深思。

《会飞的碑》叙写了正安尹珍的两块纪念碑在文革时期虽遭毁坏却不翼而飞(实则被劳动人民保存)的史实,展示了人性的美丑,在抑扬互现中,进行了鲜明的对照。《少年游》中福生表姑奶奶不给两个孩子吃晚餐的惺惺作态,上海警察看不起外乡人的趾高气扬,外滩公交驾驶员的冷漠无情,福州中年妇女的热情仁善,无不体现了美丑对照中的抑扬之法。

当然,丑的东西在文集展示不是很多,作者写的更多的是美好的人情、人性,这恰体现了作者的初心和性格:“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示出来”<sup>[4]</sup>

## (三)语言灵活,表现力强

语言是所有文学作品的载体,是展示写作主体思想的外在形式,其质量的高低,也决定着一篇文章或者一部作品的好坏。作为黔籍作家,尤其是中医学科出身,刘毅文笔洗练晓畅,功力较深。

写重庆合川的古树:“那树仿佛人造的盆景,让人直接墩了上去,粗大的树干,稳笃笃地端坐在墙头,手腕大小的十余条须根,从树根周遭拱将出来,艰难地跋涉七八米,一头扎进断壁脚下……仿佛又是一条条血管,为树干输送大地母亲赐予的血液和乳汁,使得它得以定海神针般屹立在残垣断壁上,一任风刀剑雨的进攻,岿然不动。”<sup>[1]56</sup>寥寥几笔,综合地运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古树顽强的生命力。

写毛口的狗肉摊:“摊主就近找来一堆干柴,塞进露天灶里,‘唰’地划棵火柴,随手扔进灶里,‘呼’地一声,蓝色的火苗便窜得老高。”<sup>[1]149</sup>简洁的动作描写,配以拟声词,活灵



活现地展示了摊主干练、娴熟的技艺,侧面烘托了顾客的专注、喷香狗肉的吸引力。

写板贵夏日的太阳:“正午的烈日宛如一块硕大无朋的炽热生铁,无情地砸在石头上,溅起一圈圈火花。随即,又升腾起缕缕蓝幽幽的火苗似的日晕,晃得人睁不开眼。”<sup>[1]185</sup>采用比喻、夸张、通感等修辞,对太阳的烈度、颜色形象地描写,凸显烈日之烈。

这些片段正是作者“个人精微的感觉,独特的心灵敏感,语言的及物能力,以及细节的准确力量。”<sup>[5]171</sup>因而令其散文“既有小说家的实(物质性),又有思想者的悟(精神性),有趣,也有味道。”<sup>[5]175</sup>

另外,散文集《少年游》的语言以普通话为主,辅之以少量方言。方言的较好运用,既体现故乡的召唤与沉淀,也是集子的特色之一。

比如:《渡功亭写意》:“走七八里坑坑洼洼的水冲公路,去看一个什么渡功亭,值当么?”<sup>[1]11</sup>“尽管一伙文人劳脚舞手地帮着又是推又是拉……”<sup>[1]11</sup>“谁还傻里吧叽地冲着这张牙舞爪的……”<sup>[1]12</sup>“转了一圈回来,行七八郎的活计,干了不少。”<sup>[1]104</sup>

“即便是气大饱力的壮小伙,也不能天天

坚持……隔个四五天,顶多个把星期……”<sup>[1]144</sup>

“那年他来家里作客,当时你时常逗啰嗦,三病两痛的。”<sup>[1]164</sup>

“某书记在那克喝得二麻二麻的……关系硬火得很。”<sup>[1]181</sup>

诸如此类的方言,无疑增添了《少年游》的地方韵味,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体现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学术旨趣,有着语言学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读者或者学者,可以借此发现六枝、六盘水,乃至贵州方言的迁延漫流。另一方面却也平添了“陌生化”的阅读效果,阻拒了阅读的流畅性。

### 三、结语

散文讲究真实事件、人物和景物的再现,乃非虚构写作,刘毅正是遵循了这一创作原则,打造了散文集《少年游》。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间的互相氤氲、渗透,不仅仅让我们赏阅了散文集中的内容,还让读者得以窥见了刘毅情感抒写的方式、创作的价值取向,得以体会作者那颗不安于现状的浓烈的好奇心、旺盛的求知欲、锐意的探索和创新精神,而后者正是每一个作家文学家所需要的。《少年游》还有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本文姑且抛砖引玉,就教于大方之家。

#### 【参考文献】

- [1]刘毅.少年游[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
- [2]凌之鹤.对乡土文明的有益追溯和艺术重塑——读散文集《蚂蚁搬家要落雨》[N].中国艺术报,2019-11-15(3).
- [3]傅德岷.高尚品性与人格光辉的闪耀——读荷兰华裔女作家林湄散文集《点亮高处的灯》[J].名作欣赏,2019(11):89.
- [4]梁实秋.论散文[M].梁实秋文集·第六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383.
- [5]谢有顺.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许兴阳,男,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成然)

# 《阳光穿透风的背影》中的地域文化阐释

◎钟 敏

**【摘要】**六盘水作家吴学良的散文集《阳光穿透风的背影》对六盘水地域文化进行了阐释,六盘水的地质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丰富的地域文化以散文特有的审美形态细致呈现。《阳光穿透风的背影》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对六盘水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吴学良;《阳光穿透风的背影》;地域文化;文化散文

六盘水作家吴学良创作有散文集《生命的痕迹》《摆渡红尘》《岁月手记》,散文诗集《枫的季节》和长卷散文《灵河——北盘江毛口至都格段印象》等。他的散文作品曾被选入《中国西部散文百家》和《新中国散文典藏》,散文集《岁月手记》入围第二届中国西部散文奖。《阳光穿透风的背影》是其2015年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这部散文集对六盘水地域文化进行了细致而深入地挖掘,以散文特有的审美形态展现六盘水地域文化,使六盘水这一有着“凉都”美誉的城市的地域文化得到丰富地表现。

## 一、六盘水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显著的地域烙印与独特的文化特征。位于贵州省西部的六盘水,具有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

地域文化在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为各个地域的发展提供着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成为推动地域发展与增强地域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对地域文化的定义为:“地域文化原是人类文化学科体系范畴内的重要分支,它指在一个大致区域范围内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征。”目前多数专家学者认同的概念

为:地域文化是中华大地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独具特色并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遗存、习俗等产物。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其各自鲜明的特点使得中华文化更绚丽多彩,促进了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地理区域范围是地域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自然环境、气候、物质资源等条件,对建筑、服饰、饮食、器皿及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形成。

六盘水市位于贵州省西部,拥有独特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生态。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天坑——花嘎天坑、世界上最深的竖井——白雨竖井,还有“贵州屋脊”韭菜坪、老王山等高险雄奇的山脉,有牂牁江、水城河等磅礴逶迤的河流,有北盘江大峡谷、狗跳桥大峡谷等壁立千仞的峡谷,有麒麟洞、碧云洞等千姿百态的溶洞;在历史文化方面,六盘水主要有夜郎文化、牂牁文化、水西文化、三线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境内30多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构成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少数民族节日丰富多彩,有盘县苗族采花节、苗族跳花节及赶花场,落别布依族的六月六、海坪彝族火把节

等。还有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中国布依第一村——月亮河文化生态园。

## 二、《阳光穿透风的背影》中的地域文化体现

《阳光穿透风的背影》由33篇散文组成,其中包括第一辑山水幻影12篇,第二辑故园似梦15篇和第三辑菩提如花6篇。除第一辑中3篇写云南山水人文,2篇写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甲茶河与毕节赫章县罗卜石林万象群,第三辑中的《生命中的记忆片段》与《简约之秋》重景与禅理结合外,其余26篇散文均以六盘水地域文化为中心。通过游览、观察和体悟来记录六盘水地域文化,将地质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融入散文的写作中,景、情、人及文化形成独特的审美空间。

### (一)地质文化

“人类的活动离不开地理环境,这是因为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阳光穿透风的背影》将六盘水喀斯特地貌风光描写得别具一格,集山石、洞穴、林木为一体。

《时光在洞穴里凝结成童话》对盘县马场乡达拉洞钟乳石进行了细致地描绘。达拉洞中的钟乳石比较零星,形态虽不算奇特,但也有别于其他洞中所见之景象。现在能看到的是一道洞和二道洞,一道洞洞穴有一处钟乳相对集中的地方,岩浆滴成的乳白石柱呈现多姿多彩的形态,二道洞乳石在或立或倒垂中形态较为丰富。马场达拉洞洞穴,让人感受到年轮流转和大自然的造化神奇;《月照福地》描绘月照的双洞和独山山水。月照的腾龙洞洞顶古藤如腾龙,倒悬形态各异的乳石。后洞洞口悬垂的乳石参差如巨兽牙齿,后洞乳石形成奇观,如莲台、如撑天柱、如龟、如狼、如象、如马……月照法那嘎大山顶上有

一个月亮山,与月亮山紧紧相依的是神雕岩,与神雕岩毗邻的是石生树,更有号称“小张家境”的独山蜂群;《空山石语》写犹如一个竹编撮箕的钟山区月照乡独山村的石峰、白岩和大硝洞遗址。独山是因撮箕形地理左沿三个形如笔头的紧依石峰而得名,撮箕形空山的右沿是猴子洞和大屯。撮箕形空谷的撮箕口下,有阿勒河水逶迤流向远方。独山是一个由灵石、硝石、壁画合成的诗性山村,这里的山体沉稳,石形鲜活,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雄关胜景寓苍茫》《在对视中感受永恒》《韭菜坪笔记》《小天生桥》和《滴水岩三章》等都体现了六盘水独特的地质文化,奇险、俊秀的地理环境养育了勤劳质朴、沉稳挺拔、不屈不挠的山民。

### (二)民族民间文化

民族民间文化的范围包括存在于各民族的民间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俗事物。

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相沿成习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内容包罗万象,衣食住行、岁时节令、信仰禁忌以及语言习惯等都包容其中。《阳光穿透风的背影》主要有祭祀、集市、闹元宵等民俗文化。《在洒志,贴近秋天》中的洒志是六枝特区的一个苗族布依族乡,阿黑寨旁小山上一颗几抱粗的枫香树是护寨神树,每逢六月六寨上的村民们都会在这棵树下杀猪祭拜,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平安;《渐行渐远的家园》写水城场坝集市,在彝语里,水城意为“四周高山围绕,有白鹤飞过田野的地方”。场坝集市,是旧时厅城最重要的商品贸易场所,每逢交易之日,街面商铺和如潮人流把这里演绎成一卷浮世绘。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农耕用品、祭祀用品、百货、菜种、粮食、牲口交易等等,集市长达数里之遥。居住在马坝、月照

一带的苗族同胞一大清早就会三五成群地前来赶集,穿着鲜艳的花背,男吹笙箫、女吹口琴,前后相随,琴声和鸣。买卖交易结束后还会跳起芦笙舞,偶尔从西面来的彝家壮汉凑齐人数后会不甘寂寞地跳起海马舞,一切都无忧无虑;《“一山一河”的清风浊梦》中是钟山,河曰水城溪。各大会馆和寺庙参与正月闹元宵。节日里,场坝路口两边就有铁匠一大早装扯铁水打嘘花的炉子;下午三四点钟,炉火就开始升腾;六点以后在锣鼓掀天声中参加表演的舞龙队伍在开路牌灯、绣球灯、鱼灯、虾灯、狮灯的引导下,从不同街道朝这里汇集。玩龙者显着一股股刚健,既要舞动龙身又要规避鞭炮、烟花、铁水花等对自己的伤害。《风过远山》中的月照四月八花场、《四季感悟》中端午节游百病、《乌蒙“山鸡”词》中的狩猎都有鲜明的民俗特点。在丰富多姿的民俗中,体现了人们热爱生活,追寻美好希望的积极生命形态。

建筑的式样和建筑风格固然与文化传统有关,但更多取决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阳光穿透风的背影》中的木雕、石雕等建筑文化得到体现。《踮踮在乡村美与痛的边缘》中的盘县保田镇鹅毛寨肖氏院落的木雕艺术是木雕文化的精品,肖氏民居的户牖窗花正中为实木浮雕的花鸟走兽,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四周窗格再连缀其他图案,其精美实为罕见。飞禽走兽、梅花等内容丰富,富有生命内涵,既不雷同也不凝滞。肖氏家族遗存的清代神桌,其所雕刻的八仙图和镂空灵兽,整体从浅浮雕过渡到深浮雕,最后再归集到部分镂空雕,“赐进士第匾”木雕技艺也不同凡响;《残存在村落里的诗意》中盘县马场苗族彝族乡镇的马场龙家大院具有动人的建筑文化符号:马场龙家大院有三处,一处街上,一处拖拉翁村民组,还有一处在一个边

远村落。街上的农家大院是保存得最好的房屋,整体呈院落式,典型的三坊一照壁结构。拖腊翁村的三座龙家大院呈品字形分布,彝族石雕文化更显丰富。龙霖瑞大院有一块碑帽,顶端虽有残损,然镂空后现出的兵家三宝刀、枪、戟和鱼戏莲花清晰可见:下面一层圆形碑柱上有典型的彝族花纹和火焰图案,正中汉字并不见功底,但却颇有文化内涵;《逝去的背影》中的皇家花园遗址、《村贴》里古老的石拱桥、碉楼不仅是古老的建筑遗迹,还是有着传奇历史的旧村落文化景观。建筑与景观虽已破碎、逝去,但它继承了历史的印记和文化逝去的背影,残存着诗意。

《阳光穿透风的背影》中地域文化丰富多样,地质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的体现较凸显,不可忽视的还有庙宇文化等。

### 三、书写地域文化的价值

对六盘水地域文化的表现使散文集《阳光穿透风的背影》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对六盘水地域文化的挖掘与呼唤,对六盘水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阳光穿透风的背影》是一部文化散文集”<sup>[1]</sup>文化散文,是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散文创作概念,代表作家主要有余秋雨、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季羡林等。这类散文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生感悟,融智慧之美和真切的人文关怀于一体,较之于其他散文更具艺术感染力和文本魅力。余树森先生曾给出了这样的界定:“人情种种,世俗百态,成为一些散文家观照的热点。由于这种观照常取文化视角,伴以历史文化反思,故又称为‘文化散文’;由于这种观照多以非凡的机智,集中透视矛盾诸相,故行文常含幽默,还由于作者故作‘超脱’与‘旷达’,所以常有苦涩掩藏于闲适中。”<sup>[2]</sup>《阳光穿透风的背影》所记录的六盘水地质文化、民族民间



文化使它具有文化散文的特质,作家吴学良把散文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恰如其分地进行了处理,将自己对家乡的无限眷恋融入其中,精细地刻画了六盘水大地的文化特色,探究属于自己、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的文化渊源,在寻找本土文化的内涵中发现那些很不起眼的人类的文明。郭茂全评价吴学良:“是一位学者型的散文家,其审美修养、艺术知识、文化视野无不渗透在其散文创作中,并成为其散文的显著特征之一。”<sup>[3]</sup>

《阳光穿透风的背影》中作家吴学良一方面着力描写六盘水地域文化的美好,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和村落文化的逐渐逝去。在《渐行渐远的家园》中他写道:“面对远逝的岁月,我仿佛看见了自己迟暮中留下的苍凉背影,看见了世间深处,渐行渐远的家园,尽管他们终究都会物化般消失,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挠大脑对故土丰富的一次次粘贴复制……”作家不能阻挠渐行渐远的家园的逝去,只能用记忆留存的方式将之深印在脑海中眷念和回忆。在《踟躅在乡村美与痛的边缘》中作者呼唤对文化碎片的保护:“乡村作为文化根源,他每一个与文化有关的碎片都是一个载体,他们都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中,一旦这种碎片失去乡村就苍白得一无所有。”在《乡村中》对村镇建设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人文历史是乡村之魂,切莫对那些能寄存人乡愁的古村落建筑采取一刀切策略,这样才有利于后来者借此拾回祖辈曾生存的空间状态,并从中找到心灵的归宿”。

六盘水地域文化的发展既是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和品牌,也是招商引资和发展旅游等产业的基础性条件。它一方面为六盘水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通过与六盘水经济社

会的相互融合,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阳光穿透风的背影》向大众解读并传播着六盘水地域文化,充分发掘六盘水地域文化并传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因子,为充分开发利用六盘水地域文化资源,推动六盘水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形态。

吴学良散文集《阳光穿透风的背影》的文学抒写,既是对六盘水地域文化的礼赞,也是对六盘水地域文化的文学传播与建构。通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六盘水的依恋,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歌颂着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把这些富于深厚史料价值的事物展现给我们。

#### 【参考文献】

- [1]王文楷.阳光穿透风的背影序[J].现代出版社,2015年.
- [2]郭茂全.自然空间与人文空间的多维审美建构.评吴学良的散文集《灵河》[J].雪莲.2017年.
- [3]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4]吴学良.阳光穿透风的背影[M].现代出版社,2015年.

【作者简介】钟敏,女,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

# 以羊之名

——卓美文章中羊的隐喻

◎林小会

作为国营坡上牧场职工的后代，卓美无疑对羊有着不解的情怀。无论在她的散文还是小说中，羊一再出现。这个隐喻充满了一种不动声色的魅力，读者在她的故事中得到某种温暖和启迪。

散文《向以羊为命的牧场致敬》中，漫长的人生跨度与时代变迁，述说和折射了特定人群和特定群羊的命运沉浮。

上一辈的国营牧场职工视羊为命，父亲和四位叔叔与羊同挤黑皮火车厢，冒严寒历时40天，护送回来一群外国羊，到达坡上牧场时，父亲他们“就像从牢房里爬出来的人！”，被调侃“羊皮补裤裆，天晴要好点，天阴硬冰梆”的张叔叔宁可自己一年不换洗衣服，也要把自己管理的那帮“嘴喊妈，屁股刷疙瘩”的羊收拾得清浆白洗。还有一辈子研究牧场羊繁殖率的场长蒋叔叔。因为走丢的四只羊，大弟弟挨了父亲“闪电式的一巴掌。”无论哪一个人物，无疑不是以羊为命。如今，“牧场人都加足马力奔向了崭新的生活，对羊和人之间的情谊，牧场人齐心协力地嫌弃，加

倍地忘记。”卓美有着浓厚的忧伤，跟坡上草原的大雾一样。尤其是看到，牧场被开发搞旅游，“草原上举办汽车拉力赛，脆弱的草皮被锋利的汽车轮刨开抛向空中”，我想，老一代牧羊人的心也被刨开了，抛向空中。

而那些被视为命的羊，如今即使掉在粪汤里，也没有人愿意搭把手捞出来。羊与老一辈的牧羊人，都被牧场上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坡上牧场冬天的“每一阵风都带了菜刀的秉性”，历史的大风在坡上牧场梭巡，何尝没有在每一个普通人、每一只羊的头上掠过。

这篇散文是一种回望，同时也是一种现在进行时。以时间的维度来转换空间，让读者感受到了人生的沧桑、艰辛和对人事的领悟。卓美散文有着冷峻的笔调，有一种远距离的，克制的暖意。她以向下的写作，获得一种温暖的向上的力量。弥漫的愁绪之外，也有一种千回百转的温暖。

生命中的羊也是卓美的命，是草原的传承，是牧场的传承。

羊,在卓美的小说中一直不曾缺席。

小说《借羊》是在扶贫的背景中进行的,然而,卓美并非主题先行来写作,她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写人的内心——由赵水根欲借羊充数的不得已,引出了生存之外的生活追求。

借羊意不在羊,借羊借出名堂。卓美以一种朴素意识,朴素的方法来讲述故事。而故事后面溢出的众多意义,她则不管不顾,由着你去琢磨。

文中语言特质构成了小说丰富的肌理。“坐牢打板,下陡手。”“用投标枪的速度标出一口水”“喜鹊声从树上掉下”“也怪自己小马放屁自家惊”,这些语言既有当地的土话俚语,又有活生生的动词描述,卓美对于行为的描述与他人不同,她充分调动自身的感官,以贴切又不落俗的动词呈现给读者,胜过万千滔滔的形容词,呈现出她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如“陡”、“标”、“掉”,无一不是动作的外化呈现。

卓美的小说叙事疏离,没有起伏跌宕的矛盾冲突和大起大落的情节。跟她的人一样温婉、舒缓、柔柔的张弛,不动声色中涌动着一股直抵心灵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王安忆曾经说过“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心灵世界,但是铸造心灵事件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卓美的小说材料现实,却是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观察入微与体贴。以扶贫为背景,没有虚蹈的高调,探讨人心里最真实的本质。但小说对于人性的探索稍显薄弱了些。此外,文章的长句过多,破坏了整篇文章的语言节奏,稍作调整,便会生动跳跃起来。

羊是外化之物,是以羊之名;羊也是内化之情,是以羊为命。

这两篇文体相异,写法不同的文章,看似不搭界,却互相补充,互相注解,有着互文的性质。

“我想,是命运安排我和那些羊告别的”,卓美没有告别,仍在与羊同行。

时间上的延宕与地理上的原地不动,时间与空间的背离与存在,让心灵更为贴近。

羊是卓美写作空间的一部分,是她众多写作根据地之一。妥乐的银杏树、坡上草原无一不是。如何立足保有并拓宽自己的空间,是我们要解答的问题。我想,在与羊同行的这些年中,卓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就如她在自己的一篇小说里写的“自由的灵魂跟着一场大风在原野上狂奔。”

**【作者简介】**林小会,女,贵州省地矿局113地质队纪检监察室主任。

(责任编辑:王锡靓)

# 家园情结、生命叙事与文化意蕴

——评钟山文学沙龙散文作品

◎吴 丹

【摘要】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文联举办的文学沙龙,汇聚了一批六盘水市的文人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他们的散文创作成绩颇为可观。首先,钟山文学沙龙散文作品具有浓郁的家园情结,描绘作家记忆经验中反复呈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乡土世界、人情俗事;其次,作品中哲理性的生命叙事,表现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关怀。此外,钟山文学沙龙的散文创作还呈现出地方性文化符号特征,展现六盘水的地域风情和历史文化景观,为当代六盘水市散文创作提供了独特的审美经验。

【关键词】钟山文学沙龙;散文;家园情结;生命叙事;文化意蕴

## 一、家园情结

“我们这是去哪儿呵?”“总是在回家呵。”诺瓦利斯的小说《海因利希·封·奥夫特丁根》中的名言,揭示了人生对于回归精神家园的宿命式的追寻。诸如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蹇先艾、许钦文、废名、郁达夫、萧红、巴金、张天翼、吴祖缙、沈从文,当代的张承志、贾平凹等著名作家,都曾充满深情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回眸故乡。

“家园”是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主题,家园情结则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情结。在钟山文学沙龙散文作家的作品中,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对故乡的描述,甚至对于家园、故土

的描述占据了许多作家创作的主要内容。那个在作家的记忆经验中反复呈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乡土世界,不再是愚昧、闭塞、落后的山村,而是漂泊在他乡的文人们的精神憩园,是被理想化后的一个可以净化心灵,使精神皈依的圣地。

故乡,如一首歌,轻轻吟唱;如一幅画,静谧而温馨;如一首诗,意境优美。那里,留着我们孩童时代最纯真的记忆;那里,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许多年后,我在这钢筋水泥间遥想,现代都市的闪烁霓虹代替不了山里如水的月光,高楼大厦的互相掩盖远不及乡村的自然与坦诚,回到最初的自我,做简单、



纯粹的人多好!”六盘水市钟山区文联作家胡明琳的散文作品,用平实、质朴、逗趣的语言讲述一个个童年的故事,表现童真,仿佛一首首童年的赞歌。

《割草那些事》描写了乡村野地里的美景。比如“余下的小崽们,看后院空虚立刻‘嗖嗖’上树,‘啪啪’几棍,李子‘哗哗’落地,针儿和我犹豫了片刻,还是把地上的李子全部捡起扔进了背篓。任务完成,大伙儿有序撤离,转瞬全都跑到了后山。”把孩子们偷果子、赌青草、踩菜地、假重量等写得淋漓尽致。文中诸如此类的场景作者描写得活灵活现,人物刻画得细致传神,人物的一颦一笑仿佛就在眼前,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乐无穷的童年!《洗澡》描写少女洗澡场景透露着诗意。“夜色越来越浓,女孩们快速地钻进凉爽的水里,起初只露一个圆圆的脑袋,还羞涩地不时向四周看看,可是洗着洗着就大胆起来。梅儿将自己的长发在水中一荡然后猛地站起向四周抛洒,一个漂亮的银弧划开,水珠快速地打在大家的脸上,立刻惹来一场欢快的水战。莲儿、兰兰、我捧一把月光,猛向小梅拂去,顿时笑脸如花,水光潋滟。”这样清新的笔风,让人读来仿佛回到了那个明月高挂、稻香四溢的夜晚,伴随着女孩们的笑声,心里也荡起阵阵涟漪。这一切充满着诗意和静谧美。

家乡的一段段历史,就是见证我们成长的一段段历史,家乡的丝丝变化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游子的心绪,家乡的“悲欢”仿佛承载着我們一生的“悲欢”。抒写这样家园主题的代表是,六盘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钟山沙龙主要成员之一王华。

《柳风拂岸三岔河》《田园已荒》等,语言细腻优美,如诗的意境,叙写对家乡时代变迁

的欣喜和忧虑。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呈现三岔河春夏秋冬四季的田园景致,无限风光与美好希望都在作者的记忆中尘封留存。“春天,河畔是花的海洋,一望无际的金黄色菜花,蜜蜂、蝴蝶、小鸟在花间自由自在地嬉戏、飞舞。夏日,在河里嬉戏、捡漂亮的鹅卵石是我们的最爱,而在柳树下捉鱼、抓泥鳅等更是我和伙伴们的拿手好戏。秋天,河周围那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带给人们满心的喜悦和希望。冬日皑皑白雪覆盖在河岸的田野上,银装素裹,分外耀眼,预示着来年有好收成。”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自然环境受到了破坏。“整个三岔河周围被挖得千疮百孔,河水也渐渐变得混浊起来。渐渐地,三岔河还成了污水、生活垃圾聚集的地方,整条河流臭气熏天,简直惨不忍睹。鱼自然是没了,也没人敢去河里玩耍了。我也多年在外漂泊,儿时的场景消失了,曾经那些美好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了。”“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的田园突然就没了,有时难免有些伤感。然而时代是发展的,新旧总要更替,也许家乡的田园正面临凤凰涅槃,凤凰唯有涅槃才有重生的希望。我只能说:别了,故乡的田园。”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对家乡美景不复存在的暗淡忧伤。而当“放眼望去,只见天明水秀,鸟翔鱼跃,各种水鸟又到三岔河周围嬉戏、翻飞,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美景。”此时,作者笔尖上溢出的惊喜又不言而喻。

此外,还有不少写亲情、乡情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抒发了对亲人和家乡的赞美与爱。比如施昱的《父亲的赤子情怀》、陈忠燕《看望母亲》、余红梅的《母亲的红色棉袄》等等作品。陈友云的《二姐》,描写二姐平凡而

充满坎坷的人生,刻画二姐淳朴和坚韧的性格特征,抒发对二姐的可敬之情。傅柏林的《乡村铁匠铺》,描写了为人随和、粗中有细、如钢铁般的打铁汉子钱铁匠,其手艺精湛,享有“连割百亩不卷刃”的美誉。“寒冷的冬天,孩子们最喜欢到铁匠铺拉风箱,拉风箱的过程真的很诱人。我喜欢帮铁匠拉风箱,喜欢看打铁时发出的那清脆且很有节奏的叮当叮当的响声……”铁匠铺里的一个个音符组合成一曲作者孩童时代的交响乐。钱铁匠有板有眼、表演投入的川剧唱腔总让作者难以忘怀,他对艺术的执著精神对作者今后的艺术创作影响深远。

## 二、生命叙事

钟山文学沙龙的散文作品渗透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对生命有着较为深刻的思索和参悟。作家们发掘生命的本真意义,力图探索生命奥秘。他们用艺术眼光审视生命,营造了充满生命活力和艺术底蕴的世界。他们字里行间倾注生命的真诚,表现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个体存在的关怀,充溢着禅化的生命意识。比如,陈永革的《涅槃的雨》,赵开云的《寂寞让我如此丰盈》《九月未央》等作品。

“曾经被一场暴雨肢解,所幸每一朵水花都溅落成碎玉,敲击在心上的都成了禅音,我的灵魂也随风潜入夜。风雨阳光中,那一草一木,似乎比你我更懂得生活。我的雨滴,我的爱,你是否还以本来的面目!归于无形,融而润土。”“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路途,长的是人生。又一场暴雨的切割!灵魂借雨,也能摆渡,自己是自己的摆渡人,善哉,快意江湖。”“这秋雨道不尽的禅机。穿越黑夜的‘嘀嗒’‘嘀嗒’,似出征的马蹄响,似破俗的

木鱼声。”

昨夜秋凉夜打窗,几家愁绪满楼房。

禅经何解红尘怨,睁眼迎来刹那光。

陈永革的《涅槃的雨》中的“雨”不寻常,这“雨”已然和作者心中的佛缘契机牵连在了一起。清晨、夜晚,滴滴的雨打落在身上,归于尘土,作者在雨中观万物百态,反观自身,于这喧嚣的红尘之中体悟生命的平常与无常,那种纯粹的“与万化冥合”的心境畅游之态着实难得,笔尖处的禅意滚滚流出。

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种关照自我、观照万物,摈弃人的自我意识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文人,钟山文学有一些散文作家似乎对此领会很深。其生命叙事的体现还在于在他们的散文创作中,一切事物,不管是人物、动物、植物,还是村庄、石头、田埂等无生命的东西,都成为了他们叙述的对象,并将自己对生命的体验融入描写的对象中。代表作品有赵开云的《虫园》、王华的《岩上水仙绽芬芳》、吉庆菊的《大洪山的樱花》、余洪梅的《乡间田埂》等。

吉庆菊的《大洪山的樱花》描写作者赏观樱花之美,语言优美,意境清幽。文中写作者从不同的视角观赏樱花千姿百态的妩媚,聆听樱花私语,在与樱花不断深入地对话中,作者感到自己化身于樱花丛中,感悟樱花之美,“阳光下,我与丛丛樱花久久对视。这些樱花与人间的巧手无关,她们好似天外来客,自然生长而成”“明眸善睐,修眉联娟,楚楚动人,这些精灵分明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气韵。我感觉自己好像张开了翅膀,忽高忽低,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怎么也欣赏不够,只恨不能化作身千亿啊!”。那些尽情绽放的樱花,其

短暂而强烈的生命力,给予作者无尽的爱怜与感动。

### 三、文化意蕴

美国美学家布·洛克说:“艺术品不等于从一扇透明窗子看到的外部世界的景象,而是一种独特的人类观看世界的方式。”钟山文学散文呈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源于作家本身地域文化身份,知识积累及审美观照等原因。在对六盘水至整个贵州地区的地域描写中,既有关于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的浅层描摹,也有对隐含于其中文化的深层关照,并在这种关照中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的深层洞悉与思考。

六盘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六盘水钟山文学沙龙重要发起成员之一施昱的《在海螺,倾听历史的清音》《钟山茶韵》《竹筒般沧桑的扒瓦》等作品,颇有“文化散文”的韵味和旨趣。《在海螺,倾听历史的清音》尤具代表性,文章气势恢宏,文笔恣意纵横,思想深邃辽远。作品从对海螺建城历史的追溯中,写到海螺的建筑特色和风水文化;写到海螺的教育繁荣,“厅学兴起,书院兴办,教育文化如火种,燃烧着这片本就有些边蛮的土地”;写到安氏土目播种文明星火,“古时安氏治理的海螺,在经济、文化、教育,桥梁建设的影响,像生命力极强的朴素之花——蒲公英,飘飘洒洒,随处生长安家,播种在这片生机的土地上……”;彝汉文化融合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找寻海螺的“文明之根”。在作者厚重而充满文化气息的描绘中,让我们的眼前不断呈现出一幅幅:勤劳淳朴、德行盛佳、自由随性、充满诗情的海螺百姓在这座小城开荒耕作、繁衍安居的画面。在作者的描述中,让我

们窥探了海螺这个小城的人文历史文化全貌,感受到了作者对这片土地热情的歌颂和赞美,正是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厚重的文化底蕴让作者感受幸福与自豪。就像结尾所写:“多么醇朴善良的百姓,世事通透的乡亲。接电话时,我眼睛潮润,心间蓄满力量。在海螺,倾听历史的清音,有一种皈依厚土的闲适和宁静,不仅是历史的,还有心灵的,难道,这不是一种幸福?”

此外,王华的《千户所城的古银杏树》《凉都小吃拾趣》《甜酒飘香》《钟山的山》《钟山的水》;傅柏林的《一座城市的记忆》《记忆中的“猫耳洞”》等作品,则侧重于对六盘水的地理、建筑、饮食、民俗风情文化的具体描述,表现六盘水丰富多彩的文化风貌。比如王华的系列散文,总体来看其散文风格较为多样化,其文字亦或理性深沉,亦或抒情洒脱,比较善于营造富有诗意的意境;其用词都精挑细琢、几经推敲,其文字和思想均具有一种“晶莹剔透之美”。此外,他的散文中不乏众多的诗词句引用、历史典故、文化常识,都能娴熟地“拈来”融于其中。在《钟山的山》一文中,这样写到“正如凉都著名作家金永福在《清平乐·梅花山》一词中写道:‘凉都神话,山作丹青挂。大美钟山心血画。车揽万峰飞跨;湖光楼影徘徊,梅香雪舞相追。消夏旅游胜地,养生悟道忘归。’宋代诗人杨万里在《银杏》里写道:‘深灰浅火略相遭,小苦微甘韵最高。未必鸡头如鸭脚,不妨银杏伴金桃’,就生动地描写了银杏果的味道。待树叶落尽,种子也已熟透,微风拂过,便会掉落在地上,往往硕果累累的银杏树下,总会有很多人覬覦并来回徘徊,每一枚落地的银杏果都会被捡起,回家烹饪菜肴。”《千户所城的古银杏树》一文,写到

古银杏树的历史,描写了乐民千户城中上百株古银杏树四季的不同风姿。

从凉都的烙锅洋芋、滚烫的羊肉汤、金黄色的油炸臭豆腐、寓意美好的蒸蒸糕、酥软香甜的糍粑、吃法多样的甜酒……,再到凉都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洞,这些都在这些散文作者的笔下充满了浓浓的文化韵味,让我们于他们的文字之间尽情地品读与领略六盘水的历史人文风情。

#### 四、小结

本文通过对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文联举办的钟山文学沙龙系列散文作品的分析,叙述其散文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家园情结、生命叙事与文化意蕴三个艺术特征。钟山文学沙龙成立于2017年2月,是六盘水市钟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领导的文学组织,其成员

主要由专业的作家和众多的文学爱好者组成,其中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10人、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5人、市级以上文学协会会员27人。沙龙的宗旨是团结钟山文学爱好者,提升钟山文学创作水平,通过创作、点评、修改和推荐发表等方式,不断提升沙龙成员写作水平。自成立以来,他们每年每月都会定期组织采风、写作、评论等活动,共同探讨作品和探寻写作的奥秘。目前,沙龙成员已在《西部散文》《贵州作家》《西南铁道报》《天津日报》等省级刊物发表作品30余篇,在《六盘水文学》《当代六盘水》《六盘水日报》《乌蒙新报》等市级刊物发表作品100多篇。在他们的笔端,我看到了他们对文学艺术的执着,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六盘水这片土地的热爱、歌颂和眷念深情。也谨以此文,表达对这个文学爱好群体的支持!

#### 【参考文献】

- [1]六盘水钟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钟山文艺[J],六盘水钟山文艺第十五期.2018.2.
- [2]六盘水钟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钟山文艺[J],六盘水钟山文艺第十九期.2020.8.

【作者简介】吴丹,女,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刘付华)



# 李恒散文漫谈

◎龙尚国

我与李恒认识近30年,在六盘水的散文作家中,李恒的散文有其鲜明的个人特色。

2009年底,李恒出版了11万字的散文集《日子深处有阳光》。十余年来,他又创作了10余万字的散文作品,其中有不少发表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民族报》等文艺副刊上。

纵观李恒散文,个人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日子深处有阳光》出版为界。这一阶段,他居无定所,生活拮据,所思所想所感来源于刻骨的生活体验。通过几年的努力,2010年后,李恒的生活基本走上正轨,工作岗位相对固定,虽然依旧很辛苦,但家庭和睦,妻子贤惠,女儿可爱,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2014年后在县报社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他的散文风格发生了明显转变,是为第二阶段。

## 一、李恒第一阶段散文作品特点

以《日子深处有阳光》为代表,他的第一阶段作品呈现如下特点:

### (一)酸楚的自传性纪实

出生于贵州六枝特区大用镇凉水井村的李恒,自小酷爱文学,中学期间偏科严重,毕业后一边跟着父亲干农活,一有空就走十多公里山路,到县城的图书馆借书看。后来,他干脆不再继续“修地球”,来到了六枝小城里谋生。他当过门卫,做过货场的铲煤工、《贵州都市报》的“老报童”、县报临时记者编辑,还到过广州打工。李恒的散文作品,自然有许多篇章记录的是他的这些生活经历,譬如《独在异乡》《第一次挣钱》《在货场的日子》等等。在这些篇章里,我们看到,农村人李恒来到小县城里,生活在最底层,感受着生活的艰辛,体会着世间的人情冷暖,用他自己的话

说,“过的是‘夹缝人生’,是农村回不去、城里又融入不了的那种尴尬”。

在《卖报的滋味》这篇文章里,为了把报纸卖出去,他背着一个大大的帆布包,大街小巷、居民院落到处卖。但在一些家属大院,守门的不让进,“生怕我是顺手牵羊之徒,求爹爹告奶奶准你进去还要暗中监视跟踪”。在工行办公楼,保安见他背着装报纸的帆布包,“衣着褴褛长毛嘴尖,凶蛮恶暴地封住我的衣领不让上楼”,这种狐假虎威、盛气凌人的门卫保安,他们原本收入不高,处于社会低层。但是,他们一旦有了作威作福的机会,就会紧紧抓住,将他们对权势的不满与奴性,通过对训斥对象的极端发泄,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一天中午,“我爬上一辆大湾开往贵阳的停在六枝站的列车,在车上刚卖了两份报纸,就被车上的两个铁路乘警揪住头发往死里打,打得我口吐鲜血头发被揪落几大绺,10多天后身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些生活苦难的如实记述,读来让人十分辛酸,对作者生出万分同情,跟着作者一起,感受着社会上某些人的可恶与可怜。

《日子深处有阳光》开篇写道,一天深夜,“我”正在津津有味地读《飞狐外传》,突然传来敲门声,打开门,一位美女进了屋。这样的场景,你以为进入了蒲松龄的《聊斋》境界了?却不是,“我被这等送上门的‘好事’诱惑得晕糊过去的时候,几个治安人员一脚把门跺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一副锃亮的‘银镯子’铐在我手上”,然后,“开了张3000元的嫖娼罚款单,限我5天之内不管去偷去抢都要把钱凑齐”。我在六枝小城生活多年,我知道那一段时期的乱象,这一段描述并非

虚构,作者描述的这种事情,还有多起。

## (二)入微的细节描述

翻开《日子深处有阳光》这本书,每一篇几乎都有生动的细节。

《辍学》:“我摸黑来到半路上,电闪雷鸣,狂风夹着瓢泼的大雨把我淋得像落汤鸡,趟过一条水沟时身不由己地打了个趔趄,刚穿上几天的解放鞋被大水冲跑了一只,我穿着一只鞋无可奈何地在水沟边瞎着急。”这样贴切的描述,就像影像在我们眼前放映,当事人那一只脚光着而另一只脚却穿着鞋的落汤鸡一样的形象,十分鲜活。

《家事》开篇写“双蛇吊房梁”事件:“夏天的中午,看牛回家的父亲吃罢饭,悠闲地裹了杆叶子烟,用上了汗渍的火机点燃,津津有味地咂了一口。当他惬意地眯着皱巴巴的眼皮独自享受时,楼上草堆里传来窸窣的响声,他想可能是耗子钻草或者猫儿过路没在意。不一会,母亲挑水回来,前脚迈进门槛,天楼上就掉下几片干包谷叶漂在水桶里,她抬头一看,房梁上露出了一对乌亮的蛇尾巴,母亲惊悸之余双脚一软,一担水跌打在地上把堂屋淹成了田坝”。在这段细节描述里,父亲的粗心与大大咧咧,母亲的勤劳与胆小怕事的形象,跃然纸上。

《推磨》一文也是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把场景鲜活再现,如:“推磨时,神龛上燃着一盏昏黄的小油灯,推磨的全景映在墙壁上,推磨的人有鼻有眼,棱角分明,他们摆着一些逗人发笑的龙门阵,我在旁边看着他们被油灯夸张得变形后的影子,像皮影戏般活泼生动”。

我们知道,细节在文章中显得至关重要,

没有细节的文章就像一个缺少细胞的人体，徒有其形，而无其神，空泛空洞，让人生厌。我之所以喜欢读李恒的这一类文章，可以说，主要就是这些具体支撑着文章的生动形象的细节吸引着我。可以说，文章没有细节，就没有生命力。

### (三)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日子深处有阳光》里，乡村土语的生动运用，是文章一大特色。在《父亲与土地》里，“用生石灰把水暗板咬死”，在这里，“水暗板”是一种水生植物，比睡莲小，叶面浮在稻秧下的水面上，生长密实，就遮住水下光线，还跟水稻抢营养，影响稻秧成长，它的学名叫四叶草，但在农村，用“水暗板”来称呼它，倒是形象得很。随后，一个“咬死”，形象地说明了生石灰碱性的厉害。在这篇散文中，说稻穗长得饱满结实，说它“大穗大穗的”，这是十足的口语式表达；在《苦心》里：“肩膀肿得如熟透的红桃子”“我像赖洞黄蟮闭上眼懒得起床，死猪不怕开水烫”“叫你烧香你就打菩萨”“搬石头砸脚自作自受，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荞麦不知粗细；庄稼人是磨肋巴骨养肠子，你是嫩竹子做扁担挑不了重担”，父亲这一通极具哲理的话，也只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才更能理解这些比喻的形象贴切；在《生命的阳光》里：“我迎着风爬上村里那座最高的山上找雷打，一道道闪电在我的眼前如五爪金龙，瓢泼的大雨淋得我的头麻麻的。”这一句中的“找雷打”，形容闪电为“五爪金龙”，包括“头麻麻的”运用，都十分精彩。《放牛》中：“角痒了，水牛就用头顶和弯角去擦土埂，土埂上的灌木被搯得翻根”，那头水牛头的力量，可见一斑。

可以说，李恒这一时期的散文，乡村土语随处可见，如：“痛得嘴歪泪花淌”“找七仙女或者打光棍老子不管你马倒鞍翻”（《走错了方向》）；“二爷50年代就‘成神’了”“雀鸟一叫就翻身起床”“种的包谷又大又实心”“留得姑妈眼泪淌”“人闲百病生，她一辈子是‘磨命’”（《二奶》）；“吃的是煮白菜蘸辣椒水、包谷饭老酸汤，活路忙时烧几个辣子拌水豆豉就打发一顿。”“母亲说，雀鸟也要有个窝”（《造屋》）；“在一些人眼里农民是臭虫蛇蚤，家里勒紧裤带供你读书，就是巴望你跳出农民这道坎”（《户口》）；“28岁的我只见胡子冲，不见婚姻动，每次回家，老母亲的第一句话首先是‘有着落了没得’”（《个人问题》）；“他咬紧牙巴”“一道麻花般的青印”“从此教乖子孙万辈”（《家事》）等等。

此外，在李恒的第一阶段的散文作品中，还用了大量的农村俗语俚语以及谚语，也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如“树叶落下怕打着脑袋”“庄稼无牛空起早，生意无本空望空。”“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人勤地生宝，人懒地生草。”“天不刮风不为冷，人不欠账不为穷。”“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米明日愁。”“哄鬼过三十夜”“冷处放把火，热处放把烟”等等。

## 二、李恒第二阶段散文作品印象

李恒第二阶段的散文，我收集的资料有限，读得也不够全面和深入。多是从他的微信朋友圈分享的情况来看，有不少篇目发表在《光明日报》的“留住乡愁”栏目，或者《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旅游天地”以及《中国民族

报》“文萃”栏目、《贵州日报》“娄山关”栏目上。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散文,也与李恒的生活与工作经历密切相关。前面说过,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开始,李恒有了温馨的家庭,工作虽然依然辛苦,但收入相对稳定,特别是近年来,他又回到了宣传文化系统从事文字工作。因此,他的散文作品在承续前述风格的过程中,也在慢慢地发生改变。

第一个印象,李恒写作的目的性与针对性更强了。

2018年至今,李恒在《光明日报》“留住乡愁”栏目共发表了6篇文章,分别是《插秧》《乡村春韵》《乡村冬雪》《家乡的雀鸟》《一涧溪流哺千家》《竹林岁月》。应该说,能够保持在一个国家级大报上连续发表作品,这在六盘水作家中,是不多见的。这组散文作品,大都是描述家乡物事,其生动鲜活的细节描述,确实让人怀念家乡,怀念乡愁。在这些作品中,他的乡村俗言俚语特别是那些生动活泼的特色土话少了,代之是标准的现代汉语。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能够读到许多鲜活的语句,如:《竹林岁月》:“白棉花一般的絮雾填满沟谷,待太阳翻过崇山峻岭,竹叶便冒着热气,缭绕在翠绿的涛声里,任成群的雀鸟游鱼般在竹林里遨游。”“竹蛋长出的竹荪,一袭雪白的网状裙裾从菌盖向下铺开,宛若仙女下凡,娉娉婷婷、风姿绰约。”再如《家乡的雀鸟》:“鸟蛋呈花斑色,十分光滑,有些鸟窝里还有未放翅的小嫩鸟,见到人,争先恐后地昂着头,张开小嘴盼食。用手指轻触小鸟的喙子,有种痒痒的感觉。”语言上,李恒也有一些提炼,如“山是村庄的神祈,竹是村庄的根脉,水是村庄的灵魂。”(《竹林岁月》)“大自然因

为有鸟而显得鲜活,树林因为有鸟而显得灵动,村庄也因为有鸟而显得自然、和谐。”(《家乡的雀鸟》)

此外,由于工作关系,这期间,李恒写了大量的旅游类散文。如《到贵州落别摘樱桃》《郎岱古镇酱飘香》《岁月悠长廻龙溪》《春日品茶》《到六枝牛场采辣椒》《贵州人与折耳根》等等。很显然,这类散文,为了迎合旅游宣传推介,介绍性文字强了,文学性的语言弱了。

第二个印象,李恒的乡土题材散文,他依然可以写得颇具文学性。如发表在《贵阳晚报》副刊上的《挂纸》《田野的诗人》,发表在《中国建材报》上的《瓜棚豆架小院凉》、《中国民族报》上的《满架蔷薇一院香》等。只是这一类的文章,在他第二阶段的作品中,占比较少。

同比之下,我更喜欢第一阶段《日子深处有阳光》里的那些乡村俚语浓郁的文章。

**【作者简介】**龙尚国,男,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 月是故乡明

——评何昭明散文集《青松岭》中的故乡情怀

◎陈群 胡家琮

【摘要】故乡记忆是重获归属感与认同感的重要桥梁,寻根溯源是对父辈的感恩祭奠。守望故乡,成为离乡游子永久的情怀。在《青松岭》中,娓娓道来的皆是生命中连绵流淌的故乡情思,如陈年老酒般浓郁。作者通过对故土文化的追寻和儒家仁义精神的理解,以达到对故土、家族和文学纯净性的坚守。

【关键词】何昭明;《青松岭》;故乡情怀

关于故乡,作家马卫民这样解读,“家乡是刻在骨子里的一个称呼,是溶入血脉中的一种牵念,小时候经历的一些事就像一瓶窖藏的老酒,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绵长厚重而韵味悠久”<sup>[1]3</sup>。在何昭明看来,故乡是祖父辛劳的背影,是祖母诱人的饭香,是年少时光里的悲欢离合。该本集子包罗万象,有少年时光的求学生涯,中年岁月里的“三线”建设,古稀之年的回忆故乡,在丰富的内容中,最为让读者感动的是作者的思乡情怀。

## 一、感恩祖父母,常思故乡情

常言道,离家三十里,即是外乡人。著名乡土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血缘和地缘是人类永恒的牵挂,根植于心,经久不变。“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可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sup>[2]85</sup>。因此,无论后来我们身居何

方,故乡记忆将永不可遗忘。特别是对于从小饱受分离之苦的作者来说,故乡意义更加深远。父亲早逝、母亲远嫁,从小由祖父母养育,年幼便离开故乡到他乡,故乡成了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创作《青松岭》时,作者虽已离乡近六十载,但古稀之年的他老当益壮,饱含对家乡的深情,用数年时间完成这部散文集。这份赤子情怀,一览无遗。他怀着感恩之心进行书写,直至一生,特别是祖父母的音容相貌时刻铭记于脑。祖母做的‘牛角糯米糍粑’,清香浓郁;二刀肉烟熏火腿,沁人肺腑;豆豉辣椒小豆酸汤,清香可口,过年才能享受的香喷喷的新米饭,令作者感觉温暖而惬意。“已满头银发的祖母,对着用小碟子装菜油、用‘灯草’做灯芯的昏黄灯光,一边给我们补衣服,一边在屋里等我们。夜深时,祖母就在后檐沟的门边,隔着桃树石榴树,亲昵地呼唤我和妹妹的乳名……”年迈的祖父终年辛劳,双手因常年握锄头磨出了老茧,双脚到

了冬天都是裂口,却从不在家人面前诉说。日子虽苦,但有祖父母的日子总是香甜。记忆中,每到年下杀猪,慈爱的祖父总是会把平时不舍得吃的腊肉给他们解馋。

“儿时的我们,最盼杀‘年猪’。

年猪一杀,祖父就在堂屋的神龛前,搭个高高的木架子,把祖母用盐、花椒粉之类腌好的猪肉放上去,在下面烧起‘圪茺火’,一边‘秋’腊肉,一边打草鞋,一边给烤火取暖凑热闹的我们‘摆龙门阵’……

经过七八天的烟熏细火烤,那些‘秋’着的腊肉,也不知不觉开始滴油了。祖父见哪块又瘦又黑里透红,就用刀割下来,在柴火上烤熟了给我们吃……祖父慈爱地笑着,看我们‘馋猫’似地歪着头吃“烤腊肉”的神情,至今还在我的眼前浮现……”

在文中,作者几次提到祖父虽是一介农夫,却远见深远,为了完成他的学业为之付出艰辛。回忆祖父的淳淳教诲,流露出父辈对文化的尊重和自豪。“祖父为了完成我们学业,先是让年仅五岁的我在‘祠堂族学’与幺叔伴读;继是停止幺叔学业,将我又牵又背又骑马地送出求学,来到才成家不久的幺姑家附近的‘苗寨私塾’启蒙;再是送到在山城工作即将成家的二叔处继续;后又将我接回故乡,在乡中心小学走读高小。真是耗尽心血,含辛茹苦,栉风沐雨,历尽艰辛”。而到了祖父弥留之际,他在听到了祖母对他承诺无论日子再艰难,都要把孙儿拉扯大的承诺之后,才合拢双目。

有惦记才有牵挂,有牵挂才有行动,对故乡的感恩化成了真切的行动。所以当有能力回报家乡之时,作者对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尽自己绵薄之力改善当地落后的教育条件和出行问题。作者的家乡在深山之中,为了解决出行难的问题,他几经踌躇,思虑再三,痛下决心,恳请当地农办原主任,向有关部门如实反映情况,并一次次亲临现场踏勘路线走向。经过上级部门的关心和众乡亲的支持,终于使乡村公路通车。从此,深山险隘变通途,十余村寨受惠。为了改善教育环境,修建小学,他一次次自费陪同香港的徐先生搞调研,写报告,送材料,选校址,商设计,参奠基,贺竣工。彼时的交通,没有高速公路,并不像如今便捷。每次去家乡都要辗转一天,疲惫不堪,但何先生从未言说辛劳。当各级领导、父老乡亲、学校师生赞美他,褒奖他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尽心尽力牵线搭桥,要将之名字刻于石碑时,他却大有“愧感交加”、“心余力拙”之感。这体现其一心为家乡,不图半点虚名的儒家风范。

## 二、绵绵细语皆见故乡风情

故乡记忆是重获归属感与认同感的重要桥梁,寻根溯源是对父辈的另一种祭奠。在作者的记忆中,故乡虽然落后,但文化深厚,结构稳定,这或许是何氏人才辈出、淳朴民风得以传承的因素所在。费孝通先生认为,“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sup>[2]</sup>

<sup>83</sup>。在《青松岭》中,作者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详细记录何氏家族的历史,及以“重教兴学,耕读为本”的族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何氏历朝历代都有显官。何氏名人如雨后春笋般

层出不穷,从列国时期、西汉魏晋、隋唐五代,层出不穷,让何氏后人引以为荣和自豪,并激励后人不断奋进。赞美何氏无论在晚清年间,为“训子侄诸孙辈”,成立私塾学馆,还是在民国时期,饥荒状况之下都要兴学。作者抒写何氏家风的优良,父辈虽没有丰功伟绩,却有远见抱负。作者深情回忆,自己虽不是“祠堂族学”的在编学生,仅仅是来去自由跟读上大课,虽然无一点印象,然而,当时上学的那狭窄小路,寒冬的“村夜弦音”;学校周围的“松林野趣”;星期天的“深山晨牧”,学伟堂叔的“板壁练字”都铭刻在记忆的岩壁上,历久弥新……

回忆故乡,作者绵绵之情溢于言表,与感恩之情相得益彰。在作者的记忆中,何氏寨子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四周青山环绕,满目碧翠,是风水宝地。据说寨子位于龙头之上,龙嘴伸进寨前的“麻塘”里吸水。寨子总是和大自然和谐共存,连那些羊肠小道都是大自然给家乡最好的礼物。小山背后岩半腰的那个“龙潭”常年清澈见底,龙潭里流出的清泉,终年不断。肥沃的山间缓坡上,种着油菜、胡豆、豌豆之类。每到春天,一块块金黄的菜花点缀在紫色的胡豆花中间,竞相散发出阵阵清香……

在作者自豪不已不能忘怀的记忆中,还有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却依然心怀善意的人们。“清晨,迎着爽爽微风,和幺叔站在齐腰深、油绿绿、叶片又宽又长又点头哈腰的‘土烟’地里。别说数次亲手给烟们除草、打杈、用油枯施肥的幺叔,就连我自己,也有一种来自丹田油然升起喜悦感、成就感和自豪感。”幺叔的善良不仅对人,还有物。“幺叔家

喂的那头比水牛还高大还壮实屁股又滚圆的大黄牛,每天早上,富有爱心的幺叔都要牵它去吃‘带露水’的嫩草。同时,还要割一背箩‘茅针草’‘熟地草’‘马耳朵草’等品种多样的鲜草背回家去喂它。那些不背包或背包小的苞谷杆,趁着又嫩又甜,幺叔就毫不留情地砍来给它‘享受’。后来,近入困难年代,艰难的日子也未曾让幺叔幺婶打牛的‘主意’,有人再三劝说幺叔:喂牛的那一大铁锅菜稀饭‘重得很’,干脆把它卖掉算了。厚道的幺叔总是笑笑,说它‘乖’,十来年‘哈欠都不打一个’,‘是天赐的缘份’,不肯卖……”

### (三)心怀悲悯情系民众

出生农村使作者对于苦难有了切身体验,这是一种天生的零距离。故乡是他的起点,使他永生难忘之地。他竭尽全力关爱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并通过作品抒写苦难,表达悲悯。在《青松岭》中,他怀着普世之爱,揣着沉重之心,关爱着他的乡亲父老。

孩提时的苦难似乎还在昨天,每天早出晚归,要走十来里山路才到学校。下午放学,早上吃的酸汤包谷饭已所剩无几,肚皮老是咕噜咕噜“直造反”,饿得脚耙手软。生活的苦难使得自然界的一切果实都寻来充饥,“牛角猛”、“红刺猛”、“糖郎”、“鸡屎猛”等,都被一路走一路摘来充饥。没过多久,“大食堂”就散伙了,甑无颗粒的人家,开始吃往年喂猪的糠壳。继以猪草充饥,手脚浮肿,饿殍路旁。板壁练字还历历在目,少年老成的学伟堂叔从田地里抠出来的白浆泥,搓成条状晒干当粉笔……遥想当年,苦难就在眼前。五十年后,重回故里,在清明族会上,学伟堂叔声言他:“家庭拖累,力不从心;耕饲繁重,诚

辞族长”。欲请学伟堂叔教自己山歌孝歌,全盘写出,可惜去回匆促,未能谋面,唯留遗憾。再有机会问及时,据说他从小“身子单薄”,不堪农事重负,年近“花甲”,便病逝故里。寿木安葬,皆是族人筹办……光阴似箭,使得作者一瞬间白云苍狗物是人非,不禁感慨万千,不能自己,阵阵悲酸,涌上心头,黯然而泪下……

看着处于困苦境地的家乡父老,作者以同情的姿态,冷静的思考,用实际行动关爱何帮助亲人。让作者欣慰的是,近几年,在国家惠民政策的支持下,家乡人民终于摆脱苦难,走上了幸福之路,苦难之后是阳光,悲悯之中见希望。

### 三、结语

在《青松岭》中,作者饱含赤子之情,对家乡尽情书写。这其中,看似平实叙事,实则情深意切。对于故乡,作者的心境是复杂的,有失落,有激动,如同马卫民先生在《我的村庄我的家》里描述的感受一致。“回顾这些年,从青春年少的轻狂到老有所悟的沉稳,那些曾经澎湃的情感渐渐归于寂静,从容不迫地走回灵魂的故乡,时常感悟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才开始寻找那些即将消失的往事和渐渐远去的村庄,轻轻地打开那些尘封于记忆深处的内存,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sup>[1]</sup>对于家乡,他们都心怀感恩,希望以作品回馈桑梓,以深情告慰祖先。

#### 【参考文献】

- [1]马卫民.我的村庄我的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9.
-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
- [3]何昭明.青松岭·散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陈群,女,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

胡家琼,女,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余索)



# 脱贫攻坚散文中贵州新农村形象重构研究

◎余 索

**【摘 要】**在脱贫攻坚散文作品中贵州农村呈现出田园牧歌式的新农村景象、生态宜居的新农村形象、开拓进取的新农村形象,提出应将农村形象作为贵州形象重要部分,打造整体贵州形象;开拓多种农村形象传播渠道,构建多元媒介形象。

**【关键词】**脱贫攻坚;散文;新农村;形象重构

21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整体社会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sup>[1]</sup>。2015年之后,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加速推进,中国贵州农村也经历着深刻变革,整个农村社会处于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本文通过分析脱贫攻坚散文中所构建的农村形象的变迁过程,分析贵州新农村是如何被文学作品形塑的。同时,也将农村的变化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串联起来。

## 一、落后与沉寂:文学作品中被描绘的贵州

传统贵州形象可追溯至《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夜郎自大”,到柳宗元《黔之驴》中才疏学浅、虚有其名的“黔驴技穷”形象。尽管有学者认为“黔之驴”文化现象是传播异化,是对贵州民族形象的历史误读<sup>[2]</sup>,但“贫穷落后”“骄傲自满”等标签,不断强化着外界对贵州形象的刻板认知。20世纪以来的抗战文学和三线文化传播,亦未能彻底改变传统贵州的地域形象。传统贵州无论是在传统文学

作品中,还是在现实传播场域里,贵州社会都是被描写的对象。

费孝通在著作《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sup>[3]</sup>。贵州社会亦不例外,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其农耕文化深深扎根祖国大地,也流淌在贵州山山水水中。和贵州形象一体,贵州农村在文学作品中也描绘为“落后、沉寂、不思进取”,“几个鸡笼不规整地摆放在屋檐下的窗口前……长期未清扫的鸡粪已经发出一股恶臭味,屋内情境与屋外无异,取暖的火塘在床前烟雾缭绕,用过的锅碗直接放在地方,喝空的啤酒瓶摆满床脚”,赵焯在《蝶变的奢沓》描绘了一幅常见的贫瘠贵州农村景象。

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对贵州乡村的呈现不外乎也是以上诸种,如张文敏《船上》艰辛拉船的水手们,他们遭遇的不仅仅是个体身体上的劳累,更反映的是和他一样的贵州农民们对贫困的无力挣扎以及内心的寂寥,而这就是勒庞所谓的个人自觉个性的散失<sup>[4]</sup>。这一点在惠江的《诉不出底心声》中对黔北山

区贫困农民的描绘如出一辙。如果说贵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有些许亮色,则是在王伴石《息烽夜》中照顾因车祸受伤的旅客的老妇人,妇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善良、热心无疑是贵州人民优良品质的呈现<sup>[5]</sup>。此外,在巴金笔下的花溪也颇为美好,连带着旅馆“憩园”里的玉兰花瓣都成为好心情的来源。然而,《息烽夜》中善良的老妇人的结果是被旅客反咬一口、敲了竹杠,巴金的好心情来源无疑加上了与妻子萧珊新婚燕尔在花溪渡蜜月的滤镜<sup>[6]</sup>。

总的来看,在大多文学作品当中,作家们都以自我认知的方式向受众们传递贵州,形成人们对贵州的初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贵州土地与人性的美好并非以全貌的形式呈现,而这种部分呈现无疑不利于贵州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贵州急需以新的形象打破这种刻板印象。

## 二、贵州脱贫攻坚散文中新农村形象呈现

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一定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散文这种作为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也成为了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形态上的写照。自2015年以来,贵州省加快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截至2020年,贵州省脱贫攻坚取得一定的成果,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一批以“脱贫攻坚”为创作题材的散文。在这一批散文当中,贵州农村不仅呈现出新的地理景观,贵州新农人物质和精神文化世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一)田园牧歌式的新农村景象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是农村在文学作品中的镜像,寄托人们对乡村美的无限遐想和向往。山、水、田、园等地标性的景观符号构成了乡村美的基本要素。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因此,在散文创作中,贵州乡村景色美成为散文重要的书写对象。

傅柏林《美丽乡村行》标题不吝以“美丽”形容他所见到的新华彝族村,“乡愁的美景在脚下蔓延,涓涓细流的文字在笔下汨汨流淌,如诗如画的山村风景在相机下闪烁”,“村民之干劲,乡村之发展,已向作家生动地表露:美就在脚下”,美丽乡村不仅寄托创作者“乡愁”,其所呈现出的人文气息及恬淡的生活气息引人遐想。

王鹏翔的《坪寨泥猪河印象》大篇幅描写官寨沟的美景,“官寨沟里路途虽险,风景却绝。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峡谷里流过,时而隐入大石,悠忽间转出,在石头上笑成一路浪花……”“(官寨沟大峡谷)绝壁无语,大美无言”。作者在赞叹之余,发出感慨“那些奇山异水,只能成为我的一种想象,一种遗憾和念想”,而这种遗憾,在作者看来,是为了保存再来的欲望。

刘毅在《月照三变》一文中指出,当自己置身于月照养生谷,身心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浑身通泰,“感觉自己变成一叶扁舟……心旷神怡,神清气爽,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由此可见,田园牧歌式的贵州乡村不仅成为人们情感上的一种慰藉,乡村更是成为一把钥匙,重新唤起人们对乡土的“集体记

忆”,这种曾经建立在乡土基础上却被现代机器文明摧毁得支离破碎的“集体记忆”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 (二)生态宜居的新农村形象

随着脱贫攻坚事业的持续推进,贵州省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大旅游、大健康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贵州原本贫穷、落后的面貌开始有了变化,在脱贫攻坚散文中描写了一幅生态宜居的新农村景象。

傅柏林的《美丽乡村行》中的新华彝族村从全国一类贫困村,变成了小洋楼错落有致,街道干净整洁、公路平坦而悠长、公共配套设施完善、人文气息浓厚、恬静惬意的贵州省民族特色村寨。在保留虎面图腾、彝族服饰、铃铛舞等原生态民族特色的同时,迎来了现代化的发展。王鹏翔笔下的坪寨“现代气息扑面而来”,谷外有的小洋楼、手机、小汽车,坪寨都有;坪寨还有充足的阳光、肥沃的土地,有如画的绝壁,有千年的古树,有泥猪河水电站,有温室大棚,有农家乐。如作者所言,这里是他想“再来”的地方。在《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一文中,欧阳黔森将遵义花茂村描绘为如下景象:一幢幢富有特色的黔北民居散落于青山绿水之间,一条条水泥路成网状连通着每家每户及每一块农田,不要看它是小小的村庄,该有的它都有:通网络,通天然气,有污水处理管网,有“互联网+”中心,有物流集散点<sup>[7]</sup>。

贵州乡村景观较之过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自然景观、居住景观、农业生产景观的承袭与重塑,在极大改变乡村外部面貌之时,也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在马景丽等研究者看来,贵州农村已超

出了传统的“世代农民居住地”的概念,正在借助现代化建设、自我革新等方式,丰富乡村形象的文化学意蕴,也重建了一幅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俱佳的新乡村形象。

## (三)开拓进取的新农村形象

在以往以农村为创作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创作中,农村人多以贫穷、邋遢、沉默、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等负面角色出现,“乡下人土气”<sup>[8]</sup>。伴随着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等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主题,新时代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浇筑于笔端,农民面对时代变革的思想历程以及面对现实的抉择改变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得以再现。

据笔者对《吹响脱贫攻坚集结号——六盘水市脱贫攻坚文学作品汇编》一书统计,13篇散文中共16个人物出场。从整体来看,这16人中除《蝶变的奢沓》一文中一人还有邋遢、不思进取的陋习之外,其余人物更多表现出农村人勤劳朴实、善良乐观、创新上进等良好品格。陈春全《感恩之路》中大妈面对扶贫干部时的善良淳朴,赵烨《蝶变的奢沓》中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改变自身命运的向往,孙国典《天上掉馅饼》中老人对政策由衷的感激和赞美,周维庆《夫妻树》中两个老人的相濡以沫无疑均展现了农村人在时代变革中不变的淳朴与善良。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在贵州新农人这一庞大群体中,他们不仅葆有了传统农业文明的良好品格,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新农人更是具备了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的态度。如《追逐春天的脚步》中的海螺村学习万寿菊种植技术,以农旅结合、以农带旅、以旅促农为经营

导向,引导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月照三变》中月照以“三变”改革为契机,将“村寨变景区,农舍变旅社,农民变职员”,彻底将昔日名不见经传的月照实现了后来居上,惊艳四座的蜕变。同时,在《走进新华村》的汪家寨新华村,村民们挖掘彝族民族文化精华,生产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手工艺品以及古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不仅为新农人带来有效的经济创收,还充分展现了脱贫攻坚行动中新农人积极传承非遗文化、追求新事物的创新开放姿态。

### 三、关于贵州新农村形象重构的思考

作为新时代贵州农村形象传播的一个窗口,脱贫攻坚散文有助于改观长期以来备受误读的旧农村形象,文学为新农村形象的重

建提供了契机。透过文学作品视角下农村形象的建构,也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贵州区域形象传播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

首先,贵州农村形象应作为贵州形象重要部分而存在,从整体上打造和传播贵州形象。2020年是建设“多彩贵州公园省”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年份,在全力打造“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文化旅游这一品牌时,应对贵州整体性形象加强建设,使乡村也成为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贵州农村形象建设可开拓更多传播渠道,构建多元媒介形象。如前文所言,散文等文学作品是传播乡村形象的方法和途径之一,但在媒介融合时代,有必要整合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形成乡村文化传播合力。

#### 【参考文献】

- [1]郑杭生.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62-73.
- [2]杨经华.贵州民族形象的百年误读——从“黔之驴”文化现象的传播异化谈起[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03):124-128.
- [3][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
- [4]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14.
- [5]陈锐锋.见证贵州抗战现实的贵州散文[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5(5):13-16.
- [6]谢廷秋.贵州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 [7]欧阳黔森.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DB/OA].光明日报.2017-10-16(12).

【作者简介】余索,女,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杨永贵)



# 论许雯丽散文中的生态意识

◎王锡靓

【摘要】六盘水作家许雯丽散文中自觉地对自然的书写,对民族民间文化和文学中生态保护观念的关照,及现代工业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困境的思索,都呈现出其散文中独特而自觉的生态意识。本文试从《双乳峰下游贞丰》和《胜境凉都》为代表的两本散文集探究许雯丽散文中的生态意识。

【关键词】许雯丽;散文;生态意识

六盘水本土作家许雯丽游记散文中厚重的历史感是最为突出的特征,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厚重的文化和历史感包裹下,其散文中自觉地对自然环境、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中生态观念的关注,而这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重要特征。作家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生态意识的敏感性相互交融,自然而和谐地呈现于其散文中。若说早年许雯丽散文中的生态意识是一种懵懂的状态,如其散文集《冰的激情》中所言:“每当我茶饭不思,精神萎靡的时候,只要到有草木的地方去游一天回来,就变得神气十足”,是一种对自然的天然亲近感;

或如同《植物随笔》中对植物和文化的思考。那么到了“行走贵州”系列的《双乳峰下游贞丰》和《胜境凉都》,则是自觉对行走之处的地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进行书写,由此探究许雯丽散文创作中的这种自觉的生态意识和书写则显得更为必要。

从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开始,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开始受到更多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重视。如谢廷秋所言:“贵州作家的天性里便有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因子,他们的生命与自然结成一体。对于大自然所遭受的每一点创伤,贵州作家都异常敏感”,许雯丽游记类

散文创作中,从少数民族的节日和生活方式、地方传说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当地人的生态观念,并在对爱和善的叙写中冷静思索。

## 一、对山水树木的自觉书写

《胜境凉都》和《双乳峰下游贞丰》两本散文集中,作家触目之景都有自觉的历史思考,因此在体例上都较为相似地使用了“古今”“史话”一类的词语,但另一方面,较容易被忽略的是散文中对贵州大地上山水树木的自觉书写,正如许雯丽在序或后记中感谢山水赋予的灵感。《胜境凉都》的序言中提到“这是一本写本土风景名胜的书,却充满了一种回归自然的情怀。让人感觉到,人类真正的家园不仅仅是高楼大厦,还有自然中的高山露水,鸟语花香。”她的行走和创作中便自觉地关注到大威寺中从明朝活下来的五棵树、韭菜坪上的杜鹃、草地和羊群。“山歌酿制的酒,醉了山梁上的傻妹妹,醉了天,醉了地”,即便是自然中的人,也是浸润在于自然的背景、山歌的滋养,人和天、人和山相互交融,如同一起把酒痛饮的友人。

而在《丰美双乳峰》中,则描述了双乳峰的美“是风是雨是雷是电是云是雾是土是石共同铸造的神奇。是大自然送给人类最美妙的礼物”,同时更从女性作家特有的角度,描述了双乳峰的丰美润泽,是充满母爱的乳峰,养精养气养天地,哺育着万物。《小花江七马图》中探究古驿道时,将目光放置于自然中的马,甚至骑马时,作家的第一反应是马是通人性的,不忍心而说道:“小心点,别摔倒”。这种对马匹的怜惜让马的主人感动非常。因此,其散文中探究七匹马和古驿道的漫长历

史之时,许雯丽也从另一个维度探究了悠长的岁月中马和人类的友情,人和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

许雯丽此类散文中将爱和善贯穿于对自然的书写,同时这种书写又是一种自觉的书写。正如早期的散文中她对自己的描述“我出生在山花烂漫而又美丽的村庄,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我向往的是田园生活”与草木同悲喜,见自然而生欢喜,作家这种和自然的亲近,到散文创作中便成为了对自然万物自觉地关注和书写。

## 二、对生态保护观念的有意关照

“本书不限于对少数民族的外在歌舞描写,而是发掘民族灵魂深处的东西”“民族文化一直支配着他们的行动,在民族文化里,一棵树很重要,一座山很重要,一滴水很重要,一把泥土很重要,一只蝴蝶很重要,一缕春风很重要,一首情歌很重要,一座山很重要,一个人自由自在地歌唱很重要,祖先留下的文化很重要”,《胜境凉都》中清晰地提到了散文集想要着力发掘的内容,不只是简单的描述和赞扬少数民族文化和习俗,更着力于发掘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核。“一棵树”“一座山”“一只蝴蝶”,作家在序言中已经提到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对树的自然崇拜、苗族文化中的蝴蝶图腾崇拜、人和自然之间和谐。正是因为对自然的亲近和对山水树木地自觉书写,作家总是自觉地将目光放置于民间传说、少数民族生态观念上。具体如《咒语救了千棵银杏树》中介绍了妥乐村民间的传说,妥乐百姓们约定俗成的公共秩序,保护了千棵古银杏

树。但是作家并没有止步于这种民间故事的叙写和转述,而是进一步思索了人类的欲望的节制,才能让生命走远。从妥乐的树关联到了生命的哲思、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因此一千棵古银杏树也成为了祖先栽种下,让子孙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片苦心。而论及水城的农民画时,许雯丽则将关注点放置于农民画的灵感来源,认为农民画没有过多的技巧炫耀,灵感来自大自然的山川和河流,并探究了农民画在审美范畴外的第二重价值,即作为文化载体的农民画揭示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让现代人看到了人类无拘无束的童年,表达了最朴实的生活和最简单的情感。

其他诸如《布依寨浪漫的情人桥》叙写了金郎和陆女的爱情故事、布依族人特有的用树搭建藤桥的浪漫;《陆生悠扬绕花树》中对苗族婚恋和跳花节的详细描述,思索了苗族音乐、礼俗与天地自然之间的顺应关系——“芦笙舞就是苗家人感应了宇宙万物后,创造的姿态和音乐”;《仡佬族的吃新节》中则提及了《家畜的来历》和仡佬族对动物的自觉保护;《布依族铜鼓的喜怒哀乐》中提及了布依族下寨村古树参天,是因为“扫寨”这一习俗不允许人们进出山林,在春天封山从而利于山林和动物的繁衍生息。因此,对贵州大地进行叙写时,作家并不简单停留于风景和多彩少数民族文化的绘制,而将其推进到更深层次的观念的探究。正是因为许雯丽对自然万物的天然敏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化中的生态保护观念会自觉地进入她的关照中,这也使得她的此类散文不仅具有历史的厚重

感,更有对生态观念探究的深刻性。

### 三、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工业化发展的思考

许雯丽的散文中除了有自觉地对自然的书写,对少数民族文化、文学中生态观念的关照,现代化文明和工业化发展对自然的冲击,人和自然、现代化工业化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其散文中也有一定涉及和探究。

如《涅槃之花》中从杜鹃花这一植物,思索早年凉都粗放型开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浓烟蔽日杜鹃花不开,布谷鸟悲号,“布谷”也变成了“不顾”,“不顾”资源的有限性,过度开采带来的危险。而后在节能减排等环境保护理念下,凉都重新拥有了杜鹃花的绽放和布谷鸟的鸣叫。《宫廷编钟惊现夜郎》中,许雯丽提到了夜郎的原始崇拜对自然生态的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错误观念的影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发生了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而且出现了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而提出保护生态需要恢复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应将“夜郎自大”改为“夜郎自信”,而这种自信就是夜郎各民族对山对树的崇拜,对自然的崇敬和自然规律的顺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许雯丽所言的夜郎是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生态观念的象征符号,在贵州的地域文化中,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主宰,去人类中心主义。万物有灵,天地万物和人类共生,人类亲近自然,和自然形成和谐共生的平衡整体。从这一层面上看,许雯丽的散文中已经在探究贵州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少数民族群体对人类精神家园创造的价格

值。并将其作为解决生态保护和工业化发展之间的困境的办法。从“夜郎自大”到“夜郎自信”，这种概念的转换，是对长久以来陷入落后阴影中的少数民族文化积极成分的建设，同时也是作家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现代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理性思索。

许雯丽从爱和善关照贵州大地，既有对自然万物的悲悯和怜爱，充满了女性柔情的书写，也有对家园的山川、河流、树木的诗意

描绘。既有叙写屯军的厚重历史，也有对贵州大地上生态保护意识、生态精神的理性探究。若说其散文中对历史的追寻是在寻找过去，那么她对生态精神的探究、夜郎文化的思索则是指向未来的。许雯丽用文学的书写方式阐释着她对自然间一草一木的热爱，对环境生态整体观的理解，并营建着贵州这片大地上古朴却智慧的精神家园。

#### 【参考文献】

- [1]许雯丽.双乳峰下游贞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
- [2]许雯丽.胜境凉都[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10.
- [3]许雯丽著.冰的激情[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1.
- [4]谢廷秋著.寻找诗意的家园——贵州生态文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8.

【作者简介】王锡靛,女,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余索)